

不藏脂本紅樓夢

江吳甫題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卞藏脂本紅樓夢 / (清) 曹雪芹著. — 北京 :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6.12

ISBN 7-5013-3355-6

I . 卞… II . 曹… III . 章回小說—中國—清代 IV . T24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136237 號

書名 卞藏脂本紅樓夢

著者 (清) 曹雪芹 著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地質印刷廠

開本 32 開

印張 9.625

版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3355-6/K·1418

定價 38.00 圓

讀滬上新發現的殘脂本《紅樓夢》

馮其庸

今年六月十四日，上海敬華藝術品拍賣公司拍出了一部殘脂本《紅樓夢》，殘存一至十回文字和三十三回至八十回總目。當時我曾看到複印件，但正值我生病，未能去上海，也未能對複印件認真細看。後來這個本子何所歸屬也無消息。

上個月，忽然深圳的朋友來電話，說要來看我，並說要帶一部舊抄本《紅樓夢》來請我鑒定，當時我正住在市內治病。見到了這個本子，我才恍然大悟這就是上海拍賣的那個殘脂本，原來這個本子由深圳卞亦文先生拍到了。我仔細看了這個殘本的原件，卞先生還留給我一個複印本，我即用來與庚辰本逐字對校，花了一個多月，全部（十回）對校一過，這樣我對這個本子有了一個基本的認識。

一 這是一個殘脂本

我看過這個本子的原件，又用這個本子的複印本與庚辰本逐字對校了一遍，我認為這確是一個殘脂本：

一、它保留着脂本所獨有的部分回前詩。

在這僅存的十回中，倒有二、四、五、六回有回前詩，如第二回的回前詩云：「一局輸贏料不真。香銷茶盡尚逡巡。欲知日下興衰兆，須問旁觀冷眼人。」第四回回前詩云：「捐軀報君恩，未報軀猶在。眼底物多情，君恩或可待。」（「君恩」俄藏本同，楊本作「國恩」。）第五回回前詩云：「春困葳蕤擁綉衾，恍隨仙子別紅塵。問誰幻入華胥境，千古風流造業人。」第六回回前詩云：「朝扣富兒門，富兒猶未足。雖無千金酬，嗟彼勝骨肉。」在以上四首回前詩上面（第二回除外），同其他脂本一樣，都有橫書的「題曰」兩字，此外，六、七、八三回回末，還都有對句，如第六回云：「得意濃時易接濟，受恩深處勝親朋」。第七回云：「不因俊俏難爲友，正爲風流始讀書。」第八回云：「早知日後閑生氣，豈肯今朝錯讀書。」以上這些文字，都只有早期脂本才有。

二、它保留着脂本所獨有的少量的回前評。

如第一回它保留着「此開卷第一回也」到「故曰賈雨村云云」的大段文字，這是各脂本共有的文字。當然也有個別例外，如甲戌本將此段文字移作「凡例」的第五條，並作了較大的改動。此外，這段文字下面，庚辰本還有「此回中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旨」一段文字，這個新發現的抄本少去了這段文字。我查各脂本，保存這段文字的，只有楊本、舒序本、程甲本（已略有改動）和庚辰本四個本子，其餘各本都已經刪去了這段文字，可見少去這段文字並不是這個殘抄本獨有的現象。

這個殘本的第二回，開頭有二段回前評：「此回亦非正文本旨……此即畫家之三染法也」及「未寫榮府正人……是特使黛玉入榮府之速也」，「通靈寶玉於士隱夢中一出……文則是反逆隱曲之筆」。這二段回前評，也是各脂本共有的文字（字句小有出入）。

三、在脂本的正文里，偶爾還夾雜着一些類似批語，又類似自白的文字，這也是脂本的特色之一。

在這個殘抄本的第三回，在黛玉拜見賈母的時候，有這樣一段文字：「此

即冷子興所云史氏太君也」。這段文字，一般都把它作為批語看。這段文字，除甲辰、程甲本沒有外，其他各脂本都有（文字小有出入），也成為脂本的特色。在此殘抄本的第六回，劉姥姥正要向榮國府去的時候，有這樣一段插話式的文字：「諸公若嫌瑣碎粗鄙呢，則快擲下此書，另覓好書醒日，若尋（甲戌本作「謂」）聊可破悶時，待余（甲戌本作「蠢物」）逐細言來。」這段特殊的文字，在甲戌、蒙府、戚序、戚寧、舒序等本子里都有，文字小有出入，在己卯、庚辰兩本里，已沒有這段文字。但己、庚兩本在十七、十八回元妃省親，大觀園燈彩輝煌的一段描寫里，有「此時自己回想當初在大荒山中」一段一百三十字的大段插話，這前後兩段插話，都是以「石頭」或「蠢物」自己的身份表述的。這類特殊的文字，都是屬於脂本早期文字的特色，稍後的本子，如楊本、甲辰、程甲各本，都已沒有這兩段文字。

四、此殘本的正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同於脂本。

我將這十回殘文，逐字逐句與庚辰本對校（也同時參校了甲戌、己卯、列藏、戚序、蒙府、楊藏諸本）後，覺得此殘本的正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與現存脂本相同（以庚辰本為標準），但也有少量文字差異。這種少量文字的差異，

在各脂本之間也是都存在的。所以從正文的整體來看，可以毫無疑問的認定，這確是脂本文字，加上上面所列脂本的回前詩、回前評、文內的插叙、回後的對句等等，則說這個殘抄本的底本應是脂硯齋本，它現在抄下來的這個殘本確是脂硯齋評本的文字是完全可靠的。至於這個抄本不叫《石頭記》而叫《紅樓夢》，這是十多種脂本中早已存在的事實。現存十三種（含新發現的這部殘抄本）脂本中，有四種是叫《紅樓夢》的，即楊藏本、舒元煒叙本、甲辰本（夢覺主人序本）和程甲本，此外，還有兩種脂本是既叫《紅樓夢》又叫《石頭記》的，即一、甲戌本，甲戌本的總名雖叫「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但在全書第一頁「凡例」的第一句就說「紅樓夢旨義，是書題名極多，紅樓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可見是兩個書名並重的，二、鄭藏本。鄭振鐸先生藏本殘存兩回，此書的特點是在每回的第一頁第一行題「石頭記第×回」，如現在的兩回就題「石頭記第二十三回」，「石頭記第二十四回」，但在此書的版口，魚尾的上端，卻每頁題《紅樓夢》。此書殘存兩回共三十一頁，故有三十一個「紅樓夢」，兩個「石頭記」。由此可見脂本系統的抄本，《石頭記》《紅樓夢》兩個名字各自單用或兩名並用，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不是什麼稀罕的事。

二 此本抄成的大致年代

在此殘抄本的開頭，有原藏主的一頁題記，題記說：

殘抄本《紅樓夢》，余于民廿五年得自滬市地攤，書僅存十回，原訂二冊。置之行篋，忽忽十餘載矣。今夏整理書籍，以其殘破太甚，觸手即裂，爰親自襯補，訂成四冊。因細檢一過，覺與他本相異之處甚多，即與戚本、脂本亦有出入之處，他日有暇，當細為詳校也。

民卅七年初夏眉盒識于滬寓

民國三十七年是一九四八年。在這段題記上有兩個印章，一是「上元劉氏圖書之印」，白文。另一是「文介私印」，朱文。據卞亦文先生查得，此殘本的原藏主叫「林兆祿，（一八八七—？），字介侯，又字眉盒，別署根香館主，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家世善畫，父福昌與吳昌碩為昆季交，亦工繪事。介侯摹刻金石，鑒拓鼎彝，無不精妙。尤工刻石，突出前人。治印則規模秦漢外，或參古籀，甲骨，獨擅勝場。亦善刻竹，工雅有致。」（見《中國美術家人名辭

典》)卞先生還告知，林兆祿一九五六年受聘於上海文史館，卒于一九六六年。如此看來，這書上的另一個圖章，即「上元劉氏圖書之印」是林兆祿以前收藏這部脂本《紅樓夢》抄本的人，此人是南京人，姓劉，也許在劉氏手里這部書是完整的也未可知，但現在卻無從查考，總之這個圖章又給了我們尋覓的線索。

但不管怎麼樣，這段題記和這個劉氏圖章，對於我們判斷這個抄本抄成的年代並未能提供過硬的證據，它只能告訴我們這個抄本遠在林、劉二人之前，林、劉二人只是提供了這個抄本時間的下限。因此要判斷此本抄成的大致年代，還須要另找線索。

我在反復閱讀此殘本的時候，發現了六處避諱的「玄」字，即第一回兩處「玄機不可預泄」的「玄」字，都避諱寫成「元」字。同回「家家簫管，戶戶歌弦」的「弦」字，缺末筆避諱寫成「𦉰」。第二回「悟道參玄」的「玄」字，同樣避諱寫成「元」字。第五回警幻說「偶成一曲即可普人管𦉰」的「𦉰」字，半邊缺末筆寫成「𦉰」字，第六回劉姥姥進入榮府堂屋，「滿屋的東西都是耀眼睜光使人頭懸目眩」的「眩」字缺末筆寫成「𦉰」。以上是六處「玄」

字的避諱。第十回張太醫爲秦可卿看病，「頭目不時眩暈」句里的「眩」字沒有缺末筆避諱。這種避諱的情況，與現有的乾、嘉抄本《石頭記》或《紅樓夢》是完全一致的，各本有少數幾處未避諱也是共有的現象。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曾提出「甲戌本」「玄」字不避諱的問題，那時主要是用的影印本，很明顯的「玄」字有一點，我到美國去開會看到了原本，與影印本一樣，都是不避諱的。前些時候，甲戌本已回到祖國，現藏上海博物館，上博請我去鑒定，當然這毫無疑問的是原件，但當我拿在手里仔細看這個本子時，卻發現這個本子上不避諱的「玄」字的一點是後人加的，墨色和筆法都與原迹不一致，當時就請上博書畫鑒定部的專家鍾銀蘭先生來，鍾先生仔細鑒定後，也認爲這「玄」字原抄是沒有一點的，現在的一點是後人加的。爲了確認這一點，上博的陳館長又拿來高倍度的放大鏡，在高倍的放大鏡下，這一點後加的情況更爲明顯了，所以原來我說的甲戌本「玄」字不避諱的說法是不準確的，是受影印本的影響，準確地說，甲戌本「玄」字是避諱的，是與己卯、庚辰等乾隆抄本的避諱是一致的。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現存十三種乾嘉抄本《紅樓夢》或《石頭記》是無

一例外地避「玄」字諱的，其中包括着這部新發現的卞藏本，也包括着木活字本程甲本。由於這個殘抄本的上述這許多脂本的特徵再加上「玄」字的缺末筆避諱和改用「元」字的避諱，證明它確是清代的抄本應該是沒有疑問的了。但「玄」字的避諱時間跨度極大，上自康熙，下至清末基本上都避「玄」字的諱，因此要大致確定這個殘抄本較為確切的抄成年代，還要另找證據。

我曾經仔細看過甲戌、己卯、庚辰三個本子，己卯本在我手里還存有一段時間，這三個本子的共同特點都是用的乾隆竹紙，我也仔細看過俄羅斯的那個本子，那個本子已不是用乾隆竹紙，而是用的嘉慶、道光之間常用的棉紙，比竹紙稍厚稍白，沒有竹紙的透明度。我仔細看這個殘抄本的紙張，覺得基本上與俄藏本是同一種紙張，我初步判斷俄藏本是嘉慶年間的抄本而以嘉慶前期的可能性較大。由此我認為這個殘抄本的抄成年代，也可能是嘉慶前期，從這個殘抄本紙張黃脆較重的情況來看，也應該是嘉慶前期，因為它的黃脆程度，不比俄藏本輕。

三 此殘抄本的特色

前面已經說過，此殘抄本是脂本體系，保存了不少早期脂本的文字。這

是這個殘本的主要方面。但除此之外，這個本子還有它不同於別本的特色。

一、這個本子雖然只殘存前十回，卻保存了三十三回至八十回的總目。就這個總目與現存各脂本來比較，卻有幾回與眾不同的回目，例如三十三回殘抄本的回目是：「小進讒言素非友愛，大加打楚誠然不肖」。此回庚辰本的回目是「手足耽耽小動唇舌，不肖種種大承笞撻」，其餘各脂本均同庚辰本。再如三十四回殘抄本的回目是：「露真情傾心感表妹，信訛言苦口勸親兄」。此回庚辰本的回目是「情中情因情感妹妹，錯里錯以錯勸哥哥」。其餘各本全同庚辰本。殘抄本的這兩個回目的文字，是完全與眾不同的。另外還有三十九回，殘抄本作「村老嫗荒談承色笑，痴情子實意覓踪跡」，殘抄本不同於庚辰本的「村姥姥是信口開合，情哥哥偏尋根究底」，卻完全同於楊藏本。第四十一回殘抄本作「賈寶玉品茶攏（「攏」字原抄如此）翠菴，劉姥姥臥醉怡紅院」。殘抄本不同於庚辰本的「櫳翠菴茶品梅花雪，怡紅院劫遇母蝗蟲」，卻全同於蒙府本、戚序本。其他如四十九回、六十七回、八十回，都是不同於庚辰本而同於其他脂本，八十回庚辰本無回目，殘抄本同其他脂本。

二、此殘抄本回目的抄寫方式，無論是總目還是各回的回目，都是兩句

對稱並列如對聯一樣的寫法，而不是採取上下句寫法，這種寫法，在現有的十三種脂本中，只有俄藏本、鄭藏本與此本一樣。

三、關於林黛玉眼睛的描寫，在現存的十多種脂本《紅樓夢》中，沒有完全相同的，比較起來，大家認為俄藏本的文字較為準確。這就是：「兩灣似蹙非蹙罨煙眉，一雙似泣非泣含露目。」現在這個殘抄本則又是一種與眾不同的新的寫法：「兩灣似蹙非蹙罨煙眉，一雙似蹙非蹙含露目」，上句與俄藏本、己卯本同，下句「似蹙非蹙」則又是以前沒有見過的寫法。

四、《紅樓夢》里的賈寶玉有一句驚人的話：「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在庚辰本上，原來的「水」字，被用重筆加了一橫劃，變成了「木」字，變成了「女兒是木作的骨肉」，研究者們一般都把這一改筆作為妄改，沒有見任何人採用「木作的骨肉」過，但非常出人意外，也是非常獨特的是這個殘抄本竟是清清楚楚寫着「女兒是木作的骨肉」。而且是原抄，並非改筆。我認為「水作的骨肉」應是原作，是對的，「木」字是妄改，是錯的。現今所有的脂本，除這個新發現的殘本外，一律是「水作的骨肉」。但是，由於這個殘本上「木作的骨肉」的出現，不得不引起人們思考這個「木」字的來

歷。這個殘抄本是照庚辰本抄的嗎？現在還沒有充分的證據，那麼殘抄本和庚辰本的改筆是另有一個共源嗎？也還缺少證據。但這個「木」字是這個殘抄本的特有卻是事實。

五、這個殘抄本還有許多字句上的特異之處，可以說是舉不勝舉。例如第八回關於賈寶玉通靈玉的描寫，關於薛寶釵金鎖的描寫，與別本都有較多的差異，第九回鬧學堂也有許多與別本不同的異文，至於此本對脂本（以庚辰本為校）的少數字（十幾個字）的增文或減文或改文是隨處都有的，其中也不乏可以用來補正原脂本文句之處，這一切，都有待讀者和專家們的研究，^①本文就不可能一一羅列了。

這個殘抄本可供研究的問題還有很多，例如庚辰本「冷子興演說榮國府」說賈政的夫人王氏「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這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一位公子」。這「不想次年」是個關鍵詞，現存的甲戌、己卯、庚

①：這十回殘抄本，已錄入拙著《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匯校匯評》一書，所存此本與庚辰本等其他脂本的異文，都在本書標出，可以檢索。此書即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

辰、俄藏、蒙府、楊藏、甲辰、程甲諸本均作「不想次年」，程乙本作「不想隔了十幾年」，只有戚本和舒元煒序本和這部殘抄本作「不想後來」。一般認為「不想次年」是脂本的原文，到程乙本才改「不想隔了十幾年」，現在明顯的擺着戚本、舒本已改爲「不想後來」了。戚、舒兩本都是乾隆時的老本子，可見戚、舒已經改在前頭了，現在這個殘抄本的改文同戚、舒，則說明它的淵源也該是較早的。

另外，從殘抄本回目的對聯格式來說，現存脂本中，只有俄藏本和鄭振鐸藏二回本是同樣格式。如果要爲此殘本溯源，似乎很容易靠攏俄藏本。但這只是問題的一面，前舉林黛玉的眼睛，殘抄本又特異於俄藏本。正像前文所述此本「木作的骨肉」與庚辰本改文一樣，似乎又貼近庚辰本，但庚辰本「成則王侯敗則賊」此殘抄本卻作「成則公侯敗則賊」，還有庚辰本的「不想次年」殘抄本卻作「不想後來」，這些差異，又把它與俄藏本與庚辰本區別開來。

所以，別看只有十回的脂本殘文，也很值得大家認真研究的。

得書記幸

卞亦文

抄本的發現經過

二〇〇六年六月，上海敬華拍賣公司春季藝術品拍賣會古籍專場出現了一部《紅樓夢》殘抄本，存一——十回。事先我並不知情，也不瞭解這個抄本的情況。拍賣前一天夜里，瀏覽拍賣公司網頁時，無意中看到了這個抄本的照片和語焉不詳的介紹，很感興趣。苦於身居異地，且瑣事纏身不便趕赴拍賣現場，只能通過僅有的兩張照片觀察這個本子，並用程甲本和庚辰影印本，對第一回篇首照片的文字做了校對，發現這個抄本正文明顯異於程甲本；「以往所賴」與「天恩祖德」之間空出一格，與庚辰本一致，尤為醒目。再看照片中抄本的紙色、墨痕、字體，感覺象是個舊抄本。隱隱覺得這極有可能是未經發現的《紅樓夢》早期抄本。抱着志在必得之心，第二天通過電話競標，買下此書。

關於這部抄本人托拍賣行之前的情況，由於種種原因，目前尚不太清

楚，只知道來自蘇州私人收藏，其傳藏源流，還有待將來再作深入瞭解。現僅將我看到和瞭解到的情況以及自己一些粗淺的判斷介紹給大家。

抄本的基本狀況

該舊抄本《紅樓夢》（以下簡稱「抄本」），共四冊，殘存一至十回，第一冊一—三回；第二冊四—五回；第三冊六—七回；第四冊八—十回。開本二四·一×十三·三厘米，線裝。

卷首有總回目，一—三十二回回目缺失，存三十三—八十回回目，每回回日均為雙行對開抄寫，每半葉抄錄八回回目。估計缺失前兩葉回目。八十回回目後緊接着就是第一回正文，可見原先是八十回本。

正文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五字，每回回首第一行頂格寫「紅樓夢第×回，第二—三行低兩格對開抄寫回目，第四行開始頂格抄寫正文。第五回回末「此即迷津也，深有萬丈，遙亙千里」以後文字脫失。

第一冊篇首有原收藏者小序一篇：

殘抄本《紅樓夢》，余於民二十五年得自滬市地攤。書僅存十回，原訂二

冊，置之行篋忽忽十餘載矣。今夏整理書籍，以其殘破太甚，觸手即裂，爰親自襯補，訂成四冊。因細檢一過，覺與他本相異之處甚多，即與戚本、脂本亦有出入之處，他日有暇當細爲詳校也。

民三十七年初夏眉盒識於滬寓

落款處蓋有朱文「文介私印」，序文右下角有白文「上元劉氏圖書之印」。

「眉盒」究竟是誰？按《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林兆祿（一八八七—？），字介候，又字眉盒，別署根香館主，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家世善畫，父福昌與吳昌碩爲昆季交，亦工繪事。介候摹刻金石，鉤拓鼎彝，無不精妙，尤工刻石，突出前人。治印則規模秦漢外，或參古籀、甲骨，獨擅勝場。亦善刻竹，工雅有致。」

另據資料，林眉盒一九五六年受聘於上海文史館，卒于一九六六年。而「文介」或許是他的另外一個表字。

又在以往拍賣圖錄中見有蘇州沙馥繪落帽龍山人物圖成扇，扇骨即由

眉盒所治，果然精整工致，刀筆利落遒勁。

看來這位眉盒不僅是個才藝多出的金石書畫家，還是愛好《紅樓夢》的藏書家。由這篇小序，可知：

一、此抄本在民國年間購得時就僅存十回，原訂作兩冊，因「殘破太甚，觸手即裂」，已經重新襯補裝訂。細檢抄本，果然如此，第一冊尙可見重訂前的穿線洞眼，書前襯紙和書頁內襯紙均爲重裝，用的是普通連史紙，紙色淺黃，與殘抄本用紙相比，明顯較「新」。按重裝前原訂作兩冊推算，估計每冊五回，殘缺前全部書應爲十六冊。

二、原藏者林眉盒曾經校讀此抄本，「覺與他本相異之處甚多」，所謂「他本」，指的應是程刻本系統的版本；「戚本」當爲有正書局石印戚蓀生序本；「脂本」指的是胡適于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三年分別著文介紹過的甲戌本和庚辰本，是狹義的「脂本」，而不是現在概念的「脂本」。民國時研究者對脂評本的認識不象現在那麼充分，並不知道戚本也是脂硯齋評本的一種，所以把脂本、戚本作爲兩個獨立的概念，這點在胡適《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中便可看出。可見這位眉盒與學界名人過從甚密，對當時的紅樓夢

版本研究狀況也有所瞭解，不但熟知戚本，而且能看到當時並未公開影印出版的甲戌本乃至庚辰本，殊為不易。

三、「與他本相異之處甚多」和「與戚本、脂本亦有出入」這兩句話在程度上是有明顯區別的。也就是說，眉盒經過校對，相比之下，認為抄本文字與程刻本差異較大，而與戚、脂本差異較小，僅「亦有出入」而已。換句話說，認為抄本文字更接近戚、脂本。

「上元劉氏」系誰，遍查資料，不得而知，待考。「上元」應指南京。「上元劉氏圖書之印」是蓋在眉盒重裝並作序的襯紙上，或是眉盒之後收藏此抄本的人。

抄本的版本特徵

得到這個抄本後，我帶着問題，將其通讀一過，並對照現存的脂評影印本、程刻本，進行初步校對，發現這個本子的回目、正文與程刻本相左之處甚多，存在大量異文。仔細校讀、分析這些異文，覺得是屬於不同版本系統之間的差異，而不是普通抄寫中的脫漏訛誤，兩者的文字特徵有本質區別。尤為重要的是，抄本對比程刻本存在的異文卻絕大多數與列藏本、夢稿本、甲戌

本、庚辰本、戚序本等脂評本的文字相同。

於是我更加留意它與現存各脂本的關係，想搞清楚哪種脂本與它是「近親」。由於我在紅學版本研究方面尚未登堂入室，學力遠有不逮，經驗欠缺，談不上什麼研究考訂，只是把校讀過程中產生的一些粗淺印象，感受、撲捉到的些許模糊線索，不揣謏陋，羅列如下：

一、與列藏本的關係

初得此抄本時，由於它題名「紅樓夢」而非「石頭記」，又因為其一至十回的回目與戚序本一致，故特別留意它與舒序、甲辰、夢稿本和戚、蒙本的關係。閱後感覺，抄本與上述幾個本子底本淵源明顯不相同屬。

我用列藏本和抄本進行對校，同時參校其他脂本。逐漸感覺到它與列藏本的關係更為貼近，尤其一些獨特的異文，與列藏本尤為一致。有不少例證：

（一）第一回，賈雨村中秋詩領聯，抄本作「滿地晴光護玉欄」，「地」獨與列藏本同，其他脂本皆作「滿把晴光護玉欄」；

（二）第一回賈雨村向甄士隱表達抱負，其中一句抄本作「若論文學，晚生也或可告充數。」，「文學」獨與列藏本同，除夢稿本作「舉業之學」，其

他脂本皆作「時尚之學」；

（三）第二回中那句紅樓名言「女兒是水作的骨肉」，原唯列藏本作「女兒是木作的骨肉」，庚辰本原作「水」，後點改爲「木」，此抄本卻與列藏本同作「木」，真可謂無獨有偶了。

（四）第二回述及迎春生身世時，現存各脂本多有出入：

「二小姐乃政老爹前妻所出」

（庚辰本）

「二小姐乃赦老爺之女，政老爺養爲己女」

（己卯、夢稿）

「二小姐乃赦老爺姨娘所出」

（甲辰）

「二小姐乃赦老爺前妻所出」

（舒序）

「二小姐乃赦老爹前妻所出」

（甲戌）

「二小姐乃赦老爺之妾所出」

（蒙府、戚序）

「二小姐乃赦老爺之妻所生」

（列藏）

抄本又與列藏本同，作「二小姐乃赦老爺之妻所生」，異于其他各本。

在此抄本發現之前，這些異文都是反映列藏本獨特面目的重要異文，爲列藏本所獨有，而現在抄本恰恰在這些獨特之處與列藏本相符，應不是偶然現象。

另外，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這個抄本的每回回目抄寫款式又與列藏本一樣，都是分兩行對開抄寫，其他脂本除鄭藏本也作對開格式外，其餘皆爲一行中上下抄寫，中間空格。

還有很多與列藏本相同的異文，同時又和其他少數脂本相符，集中表現爲與夢稿本同。如：

（一）「細按則有趣味」（第一回），同列藏、夢稿本。其他本子皆作「細按則深有趣味」；

（二）「說着便袖了那石，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第一回），「那石」同列藏、夢稿本，其他各本皆作「這石」；

（三）「實未聞還眼淚只說」（第一回），同列藏、夢稿本，其他本作「實未聞有還淚只說」；

（五）「多用竹籬、木壁者甚多」（第一回），同列藏、夢稿本，甲戌本無

「甚」字，其他各本皆無「甚多」二字；

(六)「保不定日後做強梁」(第一回)，前缺「訓有方」，同列藏、夢稿本，諸本皆不缺此三字；

(七)第四回列藏、夢稿本同有一首回前詩，抄本也有，且抄寫款式與列藏本完全一致；

(九)「大約政老爺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第二回)「政老爺前輩」同列藏、夢稿、己卯本，其他本子作「政老前輩」；

(十)「雖是啓蒙，卻比一個舉業的學生還勞神」(第二回)，同列藏、夢稿、己卯本，其餘各本無「學生」二字；

第一回「則自欲將以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所賴」與「祖德」之間空出一格，非常顯眼。查列藏、庚辰本也作同樣空格，很可能是一個重要的早期抄本特徵；

另，抄本中介紹人名時，「表字」均作「字表」，如「字表時飛」、「字表如海」、「字表文起」，與甲戌本同，己卯、列藏、庚辰本中也有這種寫法，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版本現象。

以上所舉的異文，都不是普通抄寫中常見的脫漏訛誤或音形相近造成的，比較能夠說明問題。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此抄本與列藏本存在某些淵源。當然，並不是說僅憑這些例證就能確定抄本與列藏本之間的關係。只是以我粗淺的認識，給大家提供一些參考和線索。現在就斷言抄本與其他脂本之間的淵源關係，為時尚早，也不是靠我個人的學力所能做到的。

二、獨特的異文

《紅樓夢》的創作過程十分複雜，其稿本的傳抄經歷更是曲折離奇，形成了撲朔迷離的版本現象。曹雪芹生前對傾注自己畢生心血的這部巨著，似乎始終未曾定稿，反復進行修改斟酌，所謂「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實際花費的時間、精力遠不止此，稿本在此期間陸續傳抄出去，自然形成了因不斷修訂而造成的大量異文。目前脂評本存在的衆多歧異，固然有傳抄過程中錯訛妄改的痕迹，但創作過程中苦意斟酌、改弦更張更是不可忽視的因素。研究《紅樓夢》的成書過程，瞭解雪芹創作過程中的感情變化、心路歷程，離不開對脂本重要異文的揣摩、品味、判斷。

細讀抄本，發現正文中存有不少獨特的異文，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研究

線索，異彩獨呈，彌足珍貴。

試舉幾例如下：

甲：第一回回首說道那塊被女媧棄于青埂峰下的頑石：「誰知此石自經鍛煉之後，靈性已通，因見衆石皆得補天，獨自己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格不凡，豐神迥異，來至石下，席地坐而嘆曰，自見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棄在崖邊，施法拾起，縮成扇墜大小，可配可拿。」

這段話里有一處非常奪目的異文「棄在崖邊，施法拾起」，其他脂本皆無這八個字，爲抄本獨有。

甲戌本這段描寫中，比其他脂本多出四百二十九字，其中一個重要描述，就是文中這塊「鮮明瑩潔」、「縮成扇墜大小」「可配可拿」的美玉，是那僧人「念咒書符、大展幻術」所致。也就是說，「頑石」是被動而不是自行變成「美玉」的，這是甲戌本在情節描述上與其他脂本的重大歧異。

程甲本爲了上下文意的貫通，自作主張，在「靈性已通」之後，妄加了「自去自來，可大可小」八個字。爲「頑石」變成「美玉」做了鋪墊。

可見，抄本多出的這八個字的異文，表明這塊「鮮明瑩潔的美玉」能夠變成「扇墜大小，可佩可拿」，是因為僧道「施法」所致。這就在文意情節上與其他脂本形成重大差別；更重要的是：說明抄本保留了《紅樓夢》早期抄本的某些面貌，其底本與甲戌本的底本可能存在某種因襲承傳的關係。

乙：第三回中寶、黛初見，寶玉眼中林黛玉眉眼神態的描寫，最令人矚目。抄本作：

兩灣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顰非顰含露目。

關於這兩句描寫，當屬現存紅樓夢脂評本（包括程甲本）中最複雜的異文之一，各本字句互不相同，存在明顯的歧異：

兩灣似蹙非蹙籠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

（甲戌本）

兩灣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笑非笑含露目。

（己卯本）

兩灣半蹙顰眉，一雙多情杏眼。

（庚辰本）

兩灣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俊目。

（戚序本）

兩灣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泣非泣含露目。

（列藏本）

兩灣似蹙非蹙籠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

（程甲本）

紅學前輩馮其庸先生在其著作中曾對這句描寫進行考據分析，並從文辭角度予以點評，認為列藏本的寫法最為貼切，當屬雪芹定稿。抄本中這句描寫，與程刻本相去甚遠，顯而易見不屬同一版本傳承。兩個關鍵詞「冒煙眉」、「含露目」與列藏本、己卯本完全一致，相異者唯有一個「廳」字，頗為顯眼，諸本皆無，為抄本獨有的異文。

可以看出，文學天才曹雪芹在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過程中，對他最為鍾情的女主人公的眉目描寫，遣詞用字亦曾煞費苦心、字斟句酌、數度更易。再看這個「廳」字，若拿它與「喜」、「泣」、「笑」進行比較，評判高下優劣，應該說不佔上風。但說它保留了《紅樓夢》早期稿本中某些痕迹、特徵，為大家提供了一個不容忽視的文字佐證，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研究這部巨著的成書和傳抄過程，當不為過。

丙：第五回「金陵十二釵」判詞，探春判詞作「生於後世偏運消」；王熙鳳判詞作「凡鳥偏從後世來」。其他所有脂本中，這兩句中的「後世」皆作

「末世」。「後」、「末」之間，音形殊異，訛抄的可能性極小，但一字之差，意義卻大相庭徑，不能不引起重視。《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血淚」之作，「刺心筆也」，對於這種敏感字眼，作者會否因為創作過程中感受、認知的變化或者他人的意見甚至干預而修改迭更？答案應該是肯定的。所以我認為，這個重要異文或許透露了早期抄本乃至雪芹原稿的修改痕迹。

丁：第五回中那支沁人肺腑、催人淚下的《紅樓夢曲·枉凝眉》，其他版本皆作「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化（或「虛話、須化」）」，抄本卻觸目驚心，獨作「如何心事終許他」。

這個「許他」明顯不是「虛話、虛化、須化」的誤抄，很可能是雪芹某個原稿遺痕。

這首曲子詠嘆的是寶、黛的愛情命運。從文意看，「虛話」是虛寫，「許他」顯得十分坐實，直接明瞭，「他」指寶玉無疑；

從前後文意貫通上，「如何心事終許他」，承接「若說有奇緣」，似乎略顯不通。關鍵在於句中「如何」二字怎么理解，可以解作「為什麼」，則貼合「心事終虛化」；也可以釋為「怎么才能（能夠）」，把「心事終許他」理解為

對寶黛「木石前盟」的結果訴求，則前後文意自然相契熨貼；

從語氣上品味，如果按「如何心事終許他，則這首「枉凝眉」更象是黛玉對寶黛愛情命運的詠嘆；而「虛話」之句似乎是第三者冷眼旁觀而產生的感慨。聯想到「枉凝眉」之前的曲子「終生誤」，語氣恰恰是寶玉對黛、釵二人的評述詠嘆，豈非無獨有偶？「許他」或為當年雪芹曾執之詞？

抄本其他獨特異文還有很多，雖然從文意和內容解讀上並不一定構成與其他脂本的歧異，但就紅樓版本校勘的角度視之，獨特耀眼，仍然具有相當的研究價值。如：

「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靜而思之，雖今日之……」（第一回），「靜而思之」四字，為他本所無；

「世人之情，喜愛理治之書甚少」（第一回），「世人之情」各本皆作「市井俗人」；

「這一千風流冤家，尚未投入紅塵」（第一回），「投入紅塵」他本皆作「投胎人世」；

「聊解膝下流荒之嘆」（第二回），「流荒」，他本作「荒涼」；

「聾鍾和尚」，（第二回）諸本作「聾鍾老僧」；

「樹木山石也還有葱蔚氤氲之氣」（第二回），「葱蔚氤氲」各本作「蔚蔚氤氲」；

「寧國府與榮國府是一母同胞兩個弟兄，寧居長子」，「寧國府與榮國府」他本作「寧國公與榮國公」；「寧居長子」他本作「寧公居長」；

「娶的就是政老爺夫人王氏之內姪女，已過門二年了」，「已過門」各本作「今已娶了」。「過門」屬北方方言，「娶」則無明顯地域特徵。

幾句後話

買到此書後的第三個月，也就是今年九月初，我攜此抄本北上，拜訪了精研版本的紅學前輩馮其庸先生。見面後，馮先生仔細審看了這個抄本，並讓我留下複印件待他詳細校讀。幾天後的一個上午，我接到了馮老電話，他在電話中興奮地告訴我這的確是一個早期抄本，其底本應是脂硯齋評本！

偶然的機緣化作必然的喜悅，欣慰之情，自難言表。

不能不承認，在沒有看過實物的情況下，僅憑兩張照片透露的信息，就買下這個抄本，的確帶有冒險的成分。以我這幾年收藏的經驗，深知收藏品

市場上造假之猖獗，作偽之氾濫，騙術之高超。但強烈的直覺告訴我這是一件靠譜的東西，是舊抄本。提貨時，自然慎視細查，在對抄本的紙、墨、字體、抄寫款式、裝幀和避諱的情況通盤審視後，疑慮頓消，認定屬舊抄無疑。

確定它是舊抄本後，結合歷史實際，基本上可以排除好事者根據已有早期抄本偽造的可能性。

《紅樓夢》早期抄本的歷史地位和版本價值是在近幾十年（確切地說是建國以後）才得以逐步確立的。此前人們對脂評本的認識並不充分，其市場表現也乏善可陳，作偽者犯不着勞心費力，吃力不討好地去偽造一個沒有市場前途的「脂評本」。換言之，缺乏作偽的市場背景和動機。

即使「好事者」出于別的動機有意為之，也不具備作偽條件。要偽造這么一個有根有據、與其他脂本尤其是列藏本互有關聯的抄本，必須有所依據，靠臆想是無濟于事的。除了戚序本是民國初年石印出版，其他早期脂評本都是建國以後才陸續公開面世，而列藏本更是遲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才得以影印出版。民國甚至更早的作偽者想要利用這些本子作偽，不啻于異想天開。如果作偽者能夠預知幾十年後可能會出現哪些脂本並熟知其內容，

提前移植到這個抄本中，那就不是作偽而是特異功能的問題了。

《紅樓夢》，上一個千年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巨著，也是讀者乃至學者們翻來覆去百讀不厭的難解之夢，關於她的一切，都充滿了傳奇性偶然性複雜性乃至懸疑性。「百論一千年」的感慨實不為過，對《紅樓夢》版本的蒐集、整理、研究自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論」，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百論」的基礎。

跨入新千年第六個年頭的時候，由於偶然的機緣，我得到了這個珍貴的《紅樓夢》抄本，欣喜、欣慰、興奮之情難以言表。欣喜，功夫不負有心人，愛「紅」之情、聚「紅」之願，終得奇緣，又結善果；欣慰，雖然只有薄薄四冊，殘存十回，但其版本校勘價值尚存，無疑是一份珍貴的資料、重要的佐證、寶貴的文獻，對《紅樓夢》研究應將不無裨益；興奮，紅樓遺夢，雖殘猶珍，歷經滄桑劫難，今日得以重現。珍籍復出，定能勘謬補缺；殘冊飄零，非止吉光片羽。豈非上天呵護，實乃靈物神佑！現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將此珍籍照原貌影印出版，更實現了其傳諸久遠，嘉惠學林的社會價值，幸甚興甚！

殘抄本仁極夢余於民廿五年得自沪市地攤書
作存十回原訂二冊置之行篋忽失十餘載矣今夏
整理書籍以其殘破太甚觸手即裂爰親自覲
補訂成四冊因細檢一過覺與他本相異之處甚
多即與臧本脂本亦有出入之處他日有暇當細
由詳校也

民廿七年初夏有公遺藏於虎亭



三回

小進讒言素非友愛
大加打楚誠然不肖

三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三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凝菊花題

三回

村老嫗荒談承色咲
痴情子寔意覓踪跡

三回

露真情傾心感表妹
信訛言苦口勸親兄

三回

繡兒央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三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四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兒央三宣牙牌令

四十回

賈寶玉品茶攏翠菴
劉姥姥卧醉怡紅院

四十五回

閑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為香

四十六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四十七回

甄霸王調情遭毒打
冷郎君懼禍走別鄉

四十八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語
瀟湘子雅謔補餘音

四十九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妝

五十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死央女誓絕死央侶

五十一回

濫情人情誤思遊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四九回

白雪紅梅園林佳景
割腥啖胆閨閣野趣

五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五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閑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五回

蘆雪庵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五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五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儗戲彩斑衣

五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識寶釵小惠全大體

五回

慧紫鵲情辭試寶玉
慈姨母愛語慰痴顰

五回

柳葉渚邊嗔鶯咤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六回

投鼠忌器寶玉認賊
判冤決獄平兒奪權

六回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五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風
茜紅紗真情揆痴理

六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來茯苓霜

六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茵
猷香菱情解柘榴裙

六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六十四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六十四回

餽土物顰卿念故里
訊家僮鳳姐蓄陰謀

六十四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六十四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死央女無意遇死央

六十四回

情小妹耻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六十四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六十四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六十四回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七言回

痴了頭悞拾繡香囊
懦小姐不問累金鳳

七言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識

七言回

俏了環負屈天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七言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獅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七言回

惑奸讒抄棟大觀園
矢孤介杜絕寧國府

七言回

凸碧堂品笛感淒涼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七言回

老學士開微婉嫵詞
痴公子杜撰芙蓉誄

七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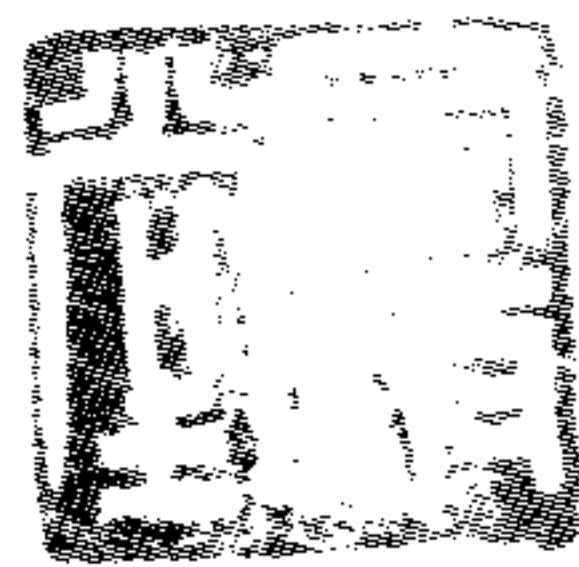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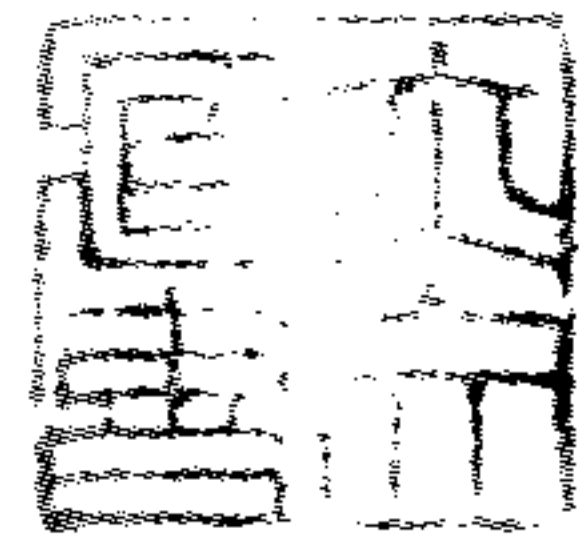
懦迎春腸迴九曲
嬌香菱病入膏肓

紅樓夢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云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哉寔愧則有餘悔又無益正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



厭食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靜而思之雖今日之茆椽蓬牖瓦灶繩床其晨夕風露堦柳庭花亦未有仿我之襟懷筆墨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亦未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人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

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說起根由雖近荒唐細按則有趣味待在下將此書來歷說明方便閱看者了然不惑話說當年女

媧氏煉石補天之時于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徑十二丈方徑二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只單單的剩下一塊未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靈性已通因見衆石皆得補天獨自己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異來至石下席地坐而嘆曰自見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棄在崖邊施法拾起縮成扇墜大小可佩可拿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體到也是個玉物了還只無有寔在的好處湏得再鑄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後好

攜帶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之地溫柔
 富貴之鄉去安身樂業石頭听了喜不能禁乃問不知賜了弟子
 那几件奇處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
 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的說着便袖了那石同那道
 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後來又不知過了几世几劫
 回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忽從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峯下經過
 忽見一大石上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
 就是無才補天幻形入世蒙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紅塵歷盡
 一番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後面又有一首詩云

無才可去補蒼天

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去作奇傳

詩後便是此石墮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的一段故事其中
家庭閨閣瑣事以及閑情詩詞到還全脩或可適趣解悶然朝代
年紀地輿邦國却反失落無考空空道人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
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的有些趣味故編寫在此意欲世間傳
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
治風俗的善政不過幾個異樣的女子或情或痴小材微善亦無
班妃蔡女之德能我總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咲答道我師

何太痴也若云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點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別致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紀哉再者世人之情喜欢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看適趣閑文者甚多歷來野史或訛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克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濫污臭壞人子弟又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涉于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入劇中之

小丑然其环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盡情理之話竟不如我半世親親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如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有几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共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踪掇跡不敢少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今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貴者又懷不足之心總一時稍閑又有貪淫戀色之心好貨尋愁之事那有工夫去看那理治之書所以我這一段事也不願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檢讀只願他們當那醉淫飽卧之時或避事去愁之際只此一玩

豈不省了些壽命筋骨就比那謀虛逐望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牽亂拉忽離忽遇滿紙才子淑女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舊稿我師意為何如空空道人听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一遍見上面雖有些責奸指優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寔非別書之可比雖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寔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稱一味濫邀艷約私訂偷盟之可比因不干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回空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

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并題一絕云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却云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

出跡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
且說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閶門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閶門外有個十里街街內有仁清巷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窄狹人皆叫作葫蘆廟廟傍住一

家鄉官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情性賢淑深明禮義家中雖不甚富然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每日只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到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于書房閑坐將手捲攏書伏几少憇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听那道人問道你携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人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談了結這一千風流冤家尚未投入紅塵起此機會就將此蠢物夾帶于中使他去經

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孽又將造劫歷世但不知落
 于何方何處那僧人咲道此事說來好咲竟是千古未聞的罕事
 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霞宮神英
 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
 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却草胎木植得換人形僅修成個女體
 終日遊于離恨天外飢則食蜜青菜為膳渴則飲灌海水為湯只
 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內梗鬱結這一段纏綿不盡之
 意恰近日這神英侍者凡心偶熾棄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
 造歷幻緣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問及灌溉之情

未償起此到可了結的那絳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償還他的過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許多風流冤家賠他們去了結此案那道人道果然罕聞寔未聞還眼泪之說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來風月事故更加瑣碎細膩了那僧道歷來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槩以及詩書篇章而已至家庭閨閣中一飲一食總未述記再者大半風月故事不過是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已並不曾兒女之真情發洩一二想這一千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賢愚不肖者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起此何不你我

也下世度脫幾個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人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案下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雖已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却說甄士隱俱听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是何東西遂不禁上前施禮咲問道二仙師請了那僧道也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寔世人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痴頑脩細一講則洗耳諦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咲道此乃元機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听了不便再問回咲道元

機不可預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或可一見否那僧道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緣說着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有字跡分明鐫着通靈寶玉四字後面却還有几行小字正欲細看那僧便說已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上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副對聯道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士隱意欲也要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睜睛一看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

便忘了對半又見奶母正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粧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內聞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遇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那邊來了一僧一道那僧癩頭跣足那道跣足蓬頭瘋瘋癲癲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了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蓮那僧道便大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士隱听了知是瘋話也不去睬他那僧還說捨我罷：士隱不耐煩便抱女兒撒身要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內念了四句詞道是

慣養嬌生咲你痴

菱花空對雪澌澌

好妨佳景元宵後

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听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們來歷只見道人說道你我
不必同往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祁山等你會
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去那僧道最妙：說畢二人一去再
不見個踪跡了士隱此時心中自忖這兩個人必有來歷諛試一
問如今悔却晚也這士隱正痴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
個窮儒姓賈名化字表時飛別號雨村者走了出來這賈雨村本
是胡州人氏原係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于後世父母祖宗根基
一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家一口在家鄉會一回進京求取功

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掩蹇住了暫寄廟中安身每日賣字
作文為生故士隱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隱施禮賠笑道老
先生倚門佇望敢問街市上有甚新聞否士隱忙回禮道非也適
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解正是無聊之甚兄來的正妙請入小
齋一談彼此皆可消此晝說着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携了雨村
來至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
拜士隱慌忙起身謝罪道恕枉駕之罪畧坐弟即來陪雨村忙起
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即
出前廳去了這裡雨村且翻弄書籍解悶忽聽窗外有女子嗽聲

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來是個了環在那擷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明雖無十分姿色却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的呆了那甄家了環擷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窓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貧窮然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加劍眉星眼直鼻腮這了環忙轉身迴避心下乃想這人生得這樣雄壯却又這樣縑縷想他定是我家主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週濟只是沒機會我家並沒這樣貧窮親友想定是此人無疑了怪道又說他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來不免又回頭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自為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更狂喜不禁自為這女子必是個具眼

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進來雨村聽得前面留飯不可
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去了士隱待客既散知雨村自便也不去
再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乃另具一席于書房中
却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
曾回頭看他兩次自為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
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飲額

行去几回頭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俦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嘆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櫝中求善價

釵于奩內待時飛

恰遇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淺矣雨村忙笑道豈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妄談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興到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寞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了士隱過這書房院中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說二

人對坐先是款斟漫飲次漸談至興濃不覺飛觥現竿起來當時
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歌弦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
豪性酒至杯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
懷口號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

滿地晴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
之兆已見不日可換履于雲電之上矣可賀賀賀乃親斟一斗為
賀雨村領干過因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文學晚生也或可

告充數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費一槩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
撰文即能到者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意但
每遇兄時兄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雖不材義利
二字却還識的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戰方
不負兄之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
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
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舡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
快之事乎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畧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
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至紅日

三竿方醒回思昨夜之事意欲寫兩封荐書與雨村帶至神都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為寄足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去了回來說和尚說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與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為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了只得罷了真是閑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矣士隱命家人霍啓抱了英蓮去看烟花燈半夜中霍啓因要小解將英蓮放在一家檻上坐着待他小解了來抱時那有英蓮踪影急得霍啓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啓也就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走他鄉去了那士隱夫妻見女兒一夜不來便知有些不

妥再使几人去尋找回來皆云連影响俱無夫婦二人半世只生
 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思想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曾尋死看看一
 月士隱先得了一病當時封氏儒人也因思女構疾日日請醫調
 治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
 油鍋火逸便燒着窻紙此方人家多用竹籬木壁者甚多大抵也
 因劫數于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的火燭山一般彼
 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如何救得下去直燒了一夜漸
 漸的息下去也不知燒了几家只可憐甄家隔壁燒成一片瓦礫
 場了只有他夫妻並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

足長嘆而已只得與妻子商議且到庄田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鼠竊狗盜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難以安身只得將田庄都折變了便携着妻子與兩個了環投他岳丈此人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却還殷寔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地的銀子未曾用完拿出來托他隨分就價薄置些湏房地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半賺些湏與他些薄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覺窮了下去封肅每見面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們不善

過活只一味好吃懶作等語士隱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更
兼上年驚唬急急怨痛已傷暮年人貧病交攻竟漸漸露出那下
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杖掙挫到街前散心時忽見那邊
來了个道人瘋狂落脫麻履鶉衣口內念着几句言詞道是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人將相在何方荒塚
一堆草沒了其一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即得
多時眼閉了其二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嬌妻忘不了夫妻日日說恩情夫死

妻隨人去了其三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痴心父母古來多孝順
兒孫誰見了其四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甚麼只聽見好了：：那道
人笑道你果然聽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了要知世人萬般好
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湏是了我這歌兒名是
好了歌士隱本是素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往
待我將你這好了歌解註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隱乃
說道

陋室空堂當年芴滿床
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
蛛絲兒結滿了雕梁
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
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
如何兩鬢又成霜
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
今宵紅燈帳底卧兒央
金滿廂銀滿廂展眼乞
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
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
保不定日後作強梁
擇膏粱誰知流落在烟
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
鎖枷扛昨怜破襖寒今
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
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
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
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聽了拍掌大咲道解得切切士隱便說一聲走罷

將道人肩上海襖襖搶將過來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然而去當下烘動街坊衆人當作一件新聞傳說封氏聞得此信哭個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訪尋那討音信無奈何少不得依靠着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舊日兩個丫環扶侍主僕三人日夜作些針線發賣幫着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日日抱怨也無可奈何了這日那甄家丫環在門前買線勿听街上喝道之聲乖說新太爺到任了丫環于是隱在門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的過去俄而大轎內抬着一個烏紗星袍的官府過去了丫環到發了忙自思這官好面善到想在那裡見過于是進入房

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听打得門响許多人亂嚷說本府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听了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且听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回

賈夫人仙遊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興一人此即俗謂冷中出熱無中生有也其演說榮府一篇者蓋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叙出若一二回不能得明則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子興一人畧出其文遂使閱者心中已有一榮府隱隱在心後用黛玉寶釵等兩三次皴染則躍然于心中眼中矣此即畫家之三染法也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近及遠由小及大也若使先叙出

榮府然後一一叙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至奴僕其死後拮据之筆豈非十二釵人手中之物也今先寫外戚者正是寫榮國一府也故又怕閑文癢癢開筆即寫賈夫人已死是特使黛玉入榮府之速也通靈寶玉于士隱夢中一出今又于子興口中一出閱者已洞然矣然後于黛玉寶釵二人目中極精細一描則是文章湊合處蓋不肯一筆直下有若放開之水燃信之爆使其精華一洩而無餘也究竟此書原應出自釵黛目中方有照應今預從子興口中說出寔雖寫而未寫觀其後文可知此一回則是虛鼓旁擊之文則是反逆隱曲之筆

一局輸贏料不真

香銷茶盡尚逡巡

欲知目下興衰兆

須問旁觀冷眼人

却說封肅因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咲啓問那些人只嚷說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咲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公差道我們也不知什麼真假因奉大老爺之命來問既是你女婿便帶了你去親見大老爺面稟省得亂跑說着不容多言大家推擁他去了封肅家人各驚慌不知何事那天約二更時只見封肅方回來歡天喜地家人忙問端的他乃說道原來本府新陞這爺姓賈名化本胡

州人氏曾與女婿舊日相交方才在俗們門前過去看見姣杏那了頭買線所以只當女婿移住于此我一將原故回明那老爺到傷感嘆息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因看燈丟了老爺說不妨我自使番役務必探訪回來說了一會話臨走到送了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听了不免心中傷感一宿無話至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書與封肅轉托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姣杏作二房封肅喜的屁滾尿流已不得奉承在女兒前一力攬掇成了乘夜間用一乘小轎便把姣杏送進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說乃封百金贈封肅外又謝甄家

娘子多少物事令其好生養贍以待尋訪女兒下落封肅回家無話却說姣杏這個了環便是那年回顧雨村者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段事來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緣誰想他命運兩濟到得雨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載雨村的嫡妻忽染疾而死雨村便將他扶冊為正室夫人了正是

偶因一着錯

便為人上人

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于十六日便起身入都至大比之年不料他十分得意已會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府知府雖才幹優長未免有些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員皆

側目而視不上一年被上司尋了一個空隙作成一本叅他生性狡猾擅纂禮儀且外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該部文書一到本府官員無不喜悅雨村心中雖十分慚愧却面上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嬉笑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歷年作官積得些資本并家小人屬送至原籍安插妥協却是自己担風袖月遊覽天下勝跡那日偶又遊至淮揚地方因聞得今歲鹺政点得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字表如海乃是前科探花今已陞至蘭台寺大人本貫姑蘇人氏今点出為巡鹽御史到任方一月有餘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

襲過列侯今到如海業已五代起初時只封襲三代因當今隆恩盛德遠邁前代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雖係鐘鼎之家却亦是書香之後只可惜這林家枝蔗不盛子孫有限雖有几門却與如海俱係堂族而已沒甚親近嫡派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個三歲之子偏又于去歲死了雖有几房姬妾奈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今只有嫡妻賈氏生一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無子故愛女如珍且又見他聰明清秀便也使他讀書識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流荒之嘆雨村正值偶感風寒病在旅店中將一月光景方漸愈一因身體勞

倦二因盤費不濟也正要尋一個合式之處暫且歇下幸有兩個舊友亦在此境居住因聞得鹽政欲聘一西賓雨村便相託二友力謀了進去且作安身之計妙在這一個女學生並兩個伴讀了環這女學生年又極小身體又極怯懦工課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看看又是一載的光景誰知學生之母賈氏夫人病故學生侍湯奉藥守喪盡哀要辭館別圖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讀書故又將他留下只因女學生哀痛過傷本自怯弱多病的觸犯舊症遂連日不會上學雨村閑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閑步這日偶至郭外意欲賞鑑那村野風光忽信步至一山環水繞茂

林深竹之處隱隱有座廟宇門巷傾頽牆垣朽敗門前有額題着智通寺三字門傍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云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雨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話文雖淺其意則深也曾遊過些名山大刹到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何不進去試試想着走入看時只有聾鐘和尚在那裡煮粥雨村見了便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齒落牙鈍所答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仍出來意欲到那邊市肆中沽飲三杯以助野于是款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上吃酒的有一人起身

大咲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雨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的冷子興舊日在都中相識雨村最諳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為大本領的人這冷子興又惜雨村斯文之名二人說話投機最相契合雨村忙亦咲問道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過敝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几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步至此且歇歇脚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餚來二人閑談慢叙些別後之事雨村回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無

有子興道沒有什麼新聞到是老先生你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
 小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有人在京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
 同姓定是同宗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道榮國公賈府中可也
 不玷辱先生的門楣了雨村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
 丁却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枝派繁盛各省皆有誰逐細考查若
 論榮國公一枝那是同譜的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攀拉至
 今越發生疎難認了子興笑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這榮寧兩
 門也都蕭疎了不比先時光景雨村道當日榮寧兩宅人口也極
 多如何蕭疎了冷子興道正是說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

陵地界遊覽六湖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門前經過街東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前雖然冷落無人隔着圍牆一望裡面廳殿樓閣也都還崢嶸軒峻就是後一帶花園裡樹木山石也還有葱蔚氤氲之氣那裡像個衰敗人家子興笑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及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運籌謀畫者不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却也盡上來了這還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

誰知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听說也罕道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門不知只說這寧榮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笑道正說的是這兩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府與榮國府是一母同胞兩個弟兄寧居長子生了四個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也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敷至八九歲上便死了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槩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生下一子名喚賈珍因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讓他襲了他父親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們胡羈這位珍爺

也到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爺一槩
 不管這珍爺那裡肯讀書只一味快樂罷了把寧國府翻了過來
 也沒人敢來管他再說榮府你听方才說的異事就出在這裡自
 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勲史侯家的小姐
 為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去世太夫
 人尚在賈赦襲着官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祖父最疼原要以科甲
 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
 襲官外問還有兒子立刻引見遂額外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
 之銜令他入都習學如今現已陞了員外了這政老爺夫人王氏

頭胎生得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學不到三十歲娶妻生子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日這就奇了不想後來又生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草嘴裡便啣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上面還有許多字跡就取名叫寶玉你道是新奇異事不是雨村笑道果然異事只怕這人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乃祖母便先愛如珍寶那年週歲時政老爺便要試他將來志向如何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槩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政老爺便大怒道將來是個酒色之徒耳因此不大喜悅獨那史老太君還是命根一般

說來又奇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巧處百個不及他一個說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木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道好咲不好咲將來色鬼無疑了雨村罕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爺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元之力不能知也子興見他這樣重大忙請教其端的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蘇韓

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者驩兜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撓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忍忍乖僻之邪氣不能蕩溢于光天化日之下矣遂凝結充塞于深溝大壑之間偶因風蕩忽被雲推畧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悅而洩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遇正不容邪邪復姤正而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

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則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千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人以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人之下若生富貴之家則為情痴情種若生于清貧詩書之家則為逸士高人總在生于薄族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僕甘遭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娼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的倪雲林唐伯虎祝岐山再為李龜年黃旛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朝

雲雀鶯之流此皆易地則皆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公侯
敗則賊了雨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
遊各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所以你方纔一說這寶玉我就
猜着了八九亦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金陵城內欽差体仁
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麼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家和賈府是老親
又係世交兩家來往極其親熱的便在下也和他家來往非止一
日了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荐我到甄府處館我進
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顯貴却是個富而好禮之家到是個
難得之館但這一個學生雖是啟蒙比一個舉業的學生還勞神

說起來更可咲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着我讀書我方纔認得字
心裡也明白不然我心裡糊塗又常對跟他的小廝說這女兒兩
箇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兩箇寶號還
尊榮無對的呢你們這濁口臭舌萬不可唐突了這兩箇字要緊
但凡要說時必須先用清水香茶嗽了口纔可說若失錯便要鑿
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頑劣憨痴種種異常只一放了學進去
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柔和平聰敏文雅竟又變了一箇因此他
令尊也曾下死的筈楚几次無奈竟不能改每打得吃疼不過時
他便姐姐妹妹的亂叫起來後來听得裡面女子們拿他取咲說

因何打急了只管喚姐妹作甚莫不是求姐妹去討情你豈不愧些：他回答的最妙他說疼急之時想叫姐姐姐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果竟不疼了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際便連叫姐妹起來你說可咲不可咲也因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因此我就辭了館如今在巡鹽林家坐館了你說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之基業從師友之規諫的只可惜他家几个好姐妹都是少有的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有三個也都不錯政老爺之長女名元春現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中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赦老爺之妻所生名迎春三小姐乃政老爺之庶出名探春

四小姐乃寧府之胞妹名惜春因史老太夫人極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听得個個不錯雨村道更妙在甄家的風俗女兒之名亦從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字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乎子興道不然只因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一輩的都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証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亦榮府中赦老爺之胞妹在家名叫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雨村拍案笑道怪道這女學生凡讀至書中有敏字他即念作蜜字每每如是寫字若遇見敏字他又減一二筆我心中就有些疑惑如今听你說

是為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近日女子相同度其母必不凡方得其女今知為榮府之孫又不足罕矣可傷上月就亡故了子興嘆道老姊妹四個這一個是極小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個也沒了只看這一輩將來之東床如何呢雨村道正是方纔說這政老爺已有了一個啣玉之兒又有長子所遺一個弱孫這赦老爺竟無一個不成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後又生一子到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將來如何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長子賈璉今有二十來往了親上作親娶的就是政老爺夫人王氏之內侄女已過門

二年了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個同知也是不喜讀書干世路好機變言談去得所以如今現任乃叔政老爺家住着帮着料理家務誰知自娶親之後到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璉老爺到退了一射之地說模樣又極標緻言談又爽利心机又極深細竟是男人萬不及一的雨村听了笑道可知我方纔說的言詞不謬這几個人都只怕是那正邪兩途而來的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正也罷邪也罷只顧算別人家賬你也喝一杯酒纔好雨村道只顧說話竟多吃了几杯子興道說別人家閑話正好下酒即多几杯何妨雨村向窗外一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開城我們慢慢

進城再談未為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算還酒賬方欲去時又听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來報喜信的雨村忙回頭看時

下回分解

50

51

紅樓夢第三回

託內弟如海酌訓教

接外孫賈母恤孤女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叅革的號
張如圭者他本是此地人革後家居今打听得都中奏准起復舊
員之信便四下裡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
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訴雨村自是歡喜忙忙的叙了兩句遂作
別各自回家冷子興听得此信便忙獻計令雨村央煩林如海轉
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作別回至館中尋邸報看真確

了次日面謝如海如海到天緣湊巧因賤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倚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此刻正思向蒙訓教之恩未經酌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理但請放心弟已預為籌畫在此已修下荐書一封轉託內兄務為週全協佐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即有所費之例弟于內兄家信中已註明白不勞尊兄多慮矣雨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驟然入都干瀆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同譜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

員外郎其為人謹恭厚道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仕宦故弟方致書煩託否則不但有污尊兄之清操即弟亦不屑為也雨村听了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于是又謝了如海如海乃說已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尊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唯听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点禮物並餞行之事雨村一一領了那女學生黛玉身體已愈原不忍棄父而往無奈他外祖母致意務必要去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將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兄弟扶持今倚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減我顧盼之憂何反云不往黛玉听了方洒泪拜

別帶了奶娘及榮府中幾個老婦人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隻船帶兩個小童依附黛玉而行有日到了都中進了神京雨村先整整衣冠帶了小童拿着宗姪的名帖至榮府門前報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請入相見雨村相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喜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濟危大有祖風况又是妹丈致意因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竭力內中協助題奏之時輕輕謀了個復職花缺不上兩個月金陵應天府缺出便謀補了此缺拜辭了賈政到任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國府打發轎子並拉行李的車輛久候了這林黛玉常听的

母親說過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的僕婦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況今欲至其家因此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肯輕易多說一句話多走一步路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自上轎進入城中從紗窗內往外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與別處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箇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之前坐着十來個花冠麗服之人正門却不開只有兩箇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扁扁上大書勅建寧國府五箇大字黛玉想道這是外祖之長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也却不進正門只進了

西邊角門那轎夫抬進去走了一射之地將轎灣時便歇下退出
去了後面婆子們已都下了轎趕上前另換了三四個衣帽週全
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復抬起轎子衆婆子步下園隨至一垂花
門前落下衆小廝退出去衆婆子上來打起轎簾扶黛玉下轎林
黛玉扶着婆子手進了垂花門見兩邊是抄手遊廊當中是穿堂
當地放着紫檀架子大理石大插屏轉過插屏小小的三間廳廳
後就是後面正房大院正面五間房都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
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鳥台階上坐着幾個穿紅着綠的
幾個丫頭一見他們來了便忙都迎上來說纔剛老太太還念誦

呢可巧就來了于是三四個爭着打起簾籠一面听得人回話說林姑娘到了黛玉方進入房時只見兩個人攬着一位鬢髮如霜的老母迎上來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見時早被一把接入懷內心肝兒肉叫着大哭起來當時地下侍立之人無不下泪黛玉也哭個不住衆人慢慢解勸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此即冷子興所云史氏太君也賈赦賈政之母當下一一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這是你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你珠大嫂子黛玉一一拜見過了賈母又說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纔來可以不必上學去了衆人答應一聲便去了不一時只見三個奶

嫫嫫並五六個了環簇擁着三個姊妹來了第一個肌膚微豐合
 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沉默觀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
 腰長挑身材鴨蛋面皮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光華見之忘俗
 第三個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妝飾
 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廝認過大家歸坐了環們斟上茶
 來不過說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
 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兒女所疼者獨有你母今日
 一旦舍我而去連面也不能見今見了你怎不傷心說着接了黛
 玉在懷又嗚咽起來衆人忙都寬慰解釋方畧畧止住衆人見黛

玉年紀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龐雖怯弱不勝却有一段自然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急為療治黛玉笑道我自來是如此從會吃飲食時便吃藥到今未斷請了多少名醫修方配藥皆不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時來了一個癩頭和尚他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因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親友一槩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瘋瘋癩癩說了這些不經之言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裡正配此丸藥叫他們多配一

料就是了一語未了只听後院中有人咲聲說來遲了不曾接得
 遠客黛玉納罕道這些人皆歛聲屏氣恭肅嚴整如此這來的是
 何人這樣放誕無禮心下想時只見一羣媳婦了環圍擁着一個
 人從後門進來這個人打扮與衆不同彩綉輝煌恍若神妃仙子
 頭上帶着金絲八寶攢珠髻綰着五鳳朝陽掛珠釵項上帶着赤
 金盤螭瓔珞項圈裙邊繫着豆綠宮綵双銜比目玫瑰珮身上穿
 縷金百蝶穿花大紅萍緞穿裙襖外罩五彩刺絲石青銀鼠褂下
 罩翡翠撒花裙一雙單鳳三角眼兩灣柳葉掉稍眉身量苗條體
 態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微起咲先聞黛玉連忙起身接見

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是我們這裡有名的一個潑皮破落戶南省俗謂辣子你只教他鳳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只見衆姊妹都忙告訴他道這是璉二嫂子黛玉雖不識也曾聽見母親說過大舅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是二舅母王氏內侄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的學名王熙鳳黛玉忙陪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細細的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回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緻人物我今日纔算見了況且這通身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口頭心頭一時不忘只可憐我這妹妹這樣命苦怎麼

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手帕拭泪賈母嘆道我纔好了你又來招我你妹妹遠路纔來身子又弱纔勸住了他快休再提前話熙鳳听了忙轉悲為喜道可是呢我一見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歡喜又是傷心竟忘了老祖宗諛打：又忙携黛玉之手問妹妹几歲可也上過學現吃什麼藥在這裡不要想家想什麼吃的頑的只管告訴我了頭老婆們不好了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几個人來你們起早打掃兩間下房讓他們去歇歇說話間已擺了茶菓上來熙鳳親為捧茶捧菓只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熙鳳

道月錢也放完了纔剛帶着人到樓上找緞子找了這半日也沒有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想是太太記錯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麼要緊因又說道談隨手拿兩個出來給你這妹子去裁衣裳等晚上想着叫人再拿罷可別忘了熙鳳道這到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不過這几日來我已預備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日好送來王夫人微咲點頭不語當下茶菓已撤賈母命兩個奶嫫嫫帶黛玉去見兩個母舅時賈赦之妻邢氏忙起身咲回道我帶了外甥女過去到也便宜賈母咲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邢夫人答應了遂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前出了

垂花門早有衆小廝們拉過一輛翠幄青紬車來邢夫人携了黛玉坐上衆婆子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抬起拉至寬處駕上駟騾亦出了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便入一黑油大門至儀門前方下來衆小廝退出去打起車簾邢夫人挽了黛玉的手進入院內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門果是正房廂房遊廊悉皆小巧別致不似方纔那邊軒俊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在行一時進入正堂早有許多盛妝麗服之姬妾了婢迎着邢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命人到外面書房中請賈赦一時人來回話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

此到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勸姑娘不要傷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和
舅母就同家裡一樣姊妹們最多大家一處伴着亦可以解些悶
煩或有委曲之處只管說的不要外道纔是黛玉忙站起一一听
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吃過晚飯去黛玉咲回道舅母
愛恤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恐領賜再去不
恭異日再領亦未為不可望舅母容量邢夫人听說咲道這就是
了遂命兩三個嫫嫫用方纔的車好生送了姑娘過去于是黛玉
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衆人几句眼看着去了方回
來一時黛玉入榮府下了車衆嫫嫫引着往東轉灣穿過一箇東

西的穿堂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內大院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露頂耳房鑽出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是正經內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進入堂屋抬頭迎面先看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上寫着斗大的三箇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寫着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着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金蜚螭一邊是玻璃盆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交椅又有一付對聯乃是烏木聯牌廂着鑿銀的字跡道是

坐上珠璣照日月

堂前黼黻煥烟霞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鄉世教弟勲襲東安郡王穆蔭拜手書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晏樂亦不在這正室只在這正室的東邊的三間耳房內于是老嫫嫫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上猩紅洋毯正面設着大紅金錢蟒靠背石青金錢蟒引枕秋香色金錢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洋漆小香几左邊几上文王鼎右邊几上美人觚揷着時樣花卉並茗盤唾壺等物地下西邊一溜四張椅子搭着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腳踏椅子兩邊也有一對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自不必說老嫫嫫們讓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却也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坐位便不上炕

只向東邊椅上坐了本房內了環忙捧上茶來黛玉一面吃茶一面打量這些了環們的粧飾衣裙舉止行動亦與別家不同茶未吃了只見一個穿紅綾襖青緞插牙背心的了環走來咲說太太請姑娘那邊坐罷老嫫嫫听了于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面炕上橫設着一張炕桌桌上磊着書籍茶具靠東壁面安設着半舊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在西邊下首亦是青緞坐褥靠背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着半舊彈墨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四携他上炕方換王夫人坐了因說你

舅舅齋戒去了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你三個姊妹到都極好以後一處作活念書認字或是偶一頑咲都有儘讓的但我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個孽根紉胎是這家裡混世魔王今日因廟裡還愿去了尚未回來晚間你看見便知了你只以後不要採他你這些姐妹們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亦常聽見母親說過二舅母生的有個表兄乃含玉而誕頑劣異常極惡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如此說便知說的是這表兄了因陪咲道舅母說得可是啣玉而生的這位哥哥在家時亦曾聽見母親說過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叫寶

玉雖極憨頑在姊妹情中極好的況我來了自然只和姊妹們同處兄弟們自是另院別居的豈有去招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的若姊妹們有日不理他他還安靜些總然他無趣不過出了二門背地裡拿着他使的兩三個小兒出氣咕唧會子就完了若姊妹和他多說一句話他心裡一樂便生出多少事來所囑咐你別探他他一時甜言密語一時有天無日一時又瘋瘋傻傻的只休信他林黛玉都答應着見一個了頭來回說老太太那裡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携了黛玉從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

角門是一條南北寬夾道南邊是到座三間小小抱廳北邊立着一個大粉油影壁後有一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室王夫人咲指向黛玉道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回來你好往這裡找他來少什麼東西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門上有四五個聽喚的小廝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携黛玉穿過一箇東西的穿堂便是賈母的後院了于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少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安設棹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筵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西面四張空椅熙鳳忙拉了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子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讓賈母咲道你舅母和你嫂子們不在這裡

吃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坐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坐迎春便坐了右邊第一探春左邊第二惜春右邊第二傍邊了環們執着拂塵漱盂巾帕等物李鳳二人立于案傍佈讓外間伺候的了環媳婦雖多却連一聲喚嗽不聞寂然飯畢各有了環用小茶盤捧了茶來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之道飯後務待飯粒噉盡過一時再吃茶方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裡許多事情與家中不同不得不隨的少不得一一改過來因而接了茶早見人又捧過漱盂來黛玉也照樣漱了口然後盥手畢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吃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

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听了忙起身又說了几句閑話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只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的是什麼書不過是認得几箇字不是睁眼瞎子就罷了一語未了只听院外一陣腳步响了環進來笑道寶玉來了黛玉心中疑惑着這個寶玉怎生個憊賴人物懵懂頑童到不見那蠢物也罷了心下正疑着忽見了環未報完已進來了個年輕的公子頭上戴着束髮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三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袍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絛外罩起花綫緞排穗褂登一雙青緞粉底朝靴面

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鬟若刀裁眉如墨畫眼若桃瓣睛若秋波雖怒時而若咲即嗔時而有情頂上金螭螭絡又有一根五色絲絛繫着一塊美玉一見便吃一大驚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到像在那裡見過的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來寶玉即轉身去了一時回來再看時已換了冠帶頭上圍着一轉的短髮都結了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編成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稍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角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帶着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綠撒花綾褲腿錦邊彈墨

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團粉唇如抹脂轉盼多情言語帶咲
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梢半生萬種情思悉惟眼角看其外貌最
是極好却難知其底細後人有西江月詞批這寶玉極恰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
草莽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動偏僻性乖張那管
世人誹謗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奈淒涼可憐辜負好韶光
于國于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褲與
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賈母咲道外客未見脫了衣裳還不去見你妹妹寶玉看見多了

一個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娘之女忙來作揖廝見畢歸坐細看形容與衆各別兩灣似蹙非蹙眉一雙似颺非颺含露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嬌喘微微閑靜時嬌衣照水行動時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寶玉看罷因笑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又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我看着我面善心裡就冀舊相識今日只作遠別重逢未為不可賈母笑道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寶玉便走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細打量一番因問妹妹可曾讀書黛玉道不曾讀只上了一年學些須認得几箇字

寶玉道妹妹尊名可是那兩箇字黛玉道名黛玉又問表字黛玉道無字寶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顰二字極妙探春便問何出寶玉笑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況這林妹妹眉尖若蹙是用取這兩箇字豈不兩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寶玉笑道除四書外杜撰的甚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又問黛玉可也有玉無有衆人不解其話黛玉便忖度着回他有玉故問我有無回答道我無有那箇想來那玉亦是一件罕物豈能人人有的寶玉听了登時發作起痴狂病來摘下那玉就恨命的摔去罵道什麼罕物連人之高底不擇還說通靈不

通靈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子了嚇得地下衆人一擁掙去拾玉賈母急的樓了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寶玉滿眼泪痕泣道家裡姐姐妹妹都沒有單我有我說沒趣如今來了這麼一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可知這不是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你這妹妹原有這箇來因你姑媽去世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處將他的玉帶了去了一則全殉葬之理盡你妹妹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女兒之意因此他說沒有這箇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好生慎重帶上說着便向了環手中接來親與他帶上寶玉听如此說想了一

想竟大有情理也就不生別論了當下奶娘來問黛玉之房舍賈母便說今將寶玉挪出來同在套間暖閣裡把你林姑娘暫且安在碧紗廚裡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收拾房屋另作番安置罷寶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廚外的床上很妥當何必又出來鬧的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罷每人一個奶母一個了嫗照管餘者皆在外間上夜听喚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頂藕荷色花帳并几件錦褥緞被之類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一個個是自幼奶娘一個是十歲小了頭亦是自幼隨身的名喚雪雁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嫗嫗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省

力的便將自己身邊一個二等了頭名喚鸚哥者與了黛玉外亦如迎春等例每人有四個教嫫嫫一個自幼奶娘外除貼身掌管釵釧盥沐兩個了頭外另有五六個洒掃房屋來往使役的小了頭當下王嫫嫫與鸚哥陪侍黛玉在碧紗厨內寶玉之乳母李嫫嫫並大了頭名喚襲人者陪侍寶玉在外大床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賈母因溺愛寶玉生恐寶玉之婢無竭力盡心之人素喜襲人心地純良克盡職任遂與了寶玉：因他本姓花又曾見舊人詩句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即改名襲人這襲人亦有痴處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個賈母今有

了寶玉心中眼中只有寶玉只因寶玉情性乖僻每每規諫寶玉
不听心中着寔憂鬱是晚寶玉李嫫嫫都睡了他見裡面黛玉和
鵲哥猶未睡他自卸了妝悄悄的進來咲問姑娘怎麼還不安歇
黛玉忙咲讓說姐姐請坐襲人在炕沿上坐了鵲哥咲道林姑娘
正在這裡傷心自己淌眼抹泪的說今日纔來了就惹出你家哥
兒的狂病來倘若棒壞了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因此便傷心起
來好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這個更奇
怪的咲話兒還有呢若為他這種行止你多心傷感自怕你傷感
不了呢快別多心黛玉道姐姐說的我記着就是了究竟那玉不

知是怎麼來歷上頭還有字跡襲人道連一家子也不知來歷听的落草時從他口裡掏出來的上面現成的穿眼等我拿來你看便知黛玉忙止道罷了此刻夜深了明日再看不遲大家又叙了一回方纔安歇次日起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看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了兩個媳婦來說話的黛玉原不知道探春等却都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姨母之子姨表兄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息故遣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題

損軀報君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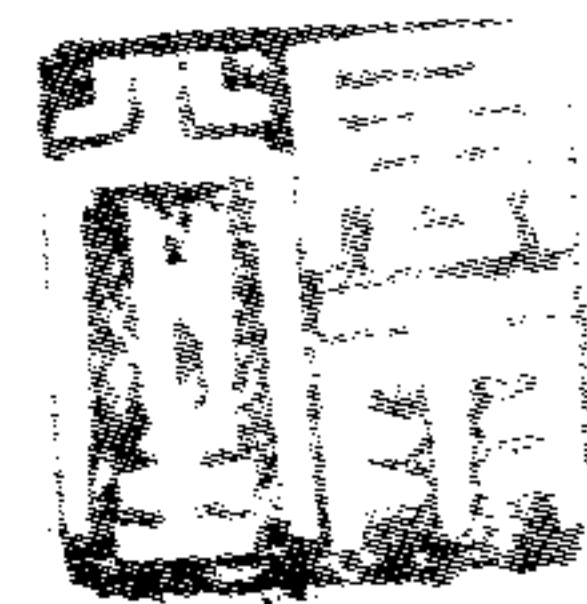
曰

眼底物多情

未報軀猶在

君恩或可待

却說黛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兄嫂處的來人計議家務又說薛姨母遭了人命官詞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姊妹們出來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原來這李氏即賈珠之妻雖然夫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



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為國子監祭酒族中男女無有不誦詩讀書者至李守中承繼以來便說女子無才便是德故生了李氏時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烈女傳賢媛集等三四種書使他認得字記得前朝這幾個女子便罷了却只以紡績井臼為要因取名李紈字宮裁因此這李紈雖青春喪偶且居處于膏粱錦繡之境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槩無見無聞惟知侍親養子陪侍女姑等針黹誦讀而已今黛玉雖客居于斯日有這般姑嫂相伴除老父外餘者也就無庸慮及了如今且說賈雨村補受了應天府一下馬就有一件人命官詞詳至案下乃是兩家爭

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雨村即拘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被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個了環不想是拐子拐來賣的這拐子先因得了我家銀子我小爺原說第三日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便又悄悄的賣與了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找那賣主奪取了環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衆豪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僕已皆逃走無影無踪只剩下幾個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狀竟無人作主望大老爺拘拿兇犯剪惡除兇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盡雨村听了大怒道豈有這樣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走了再拿不來的因

發簽差公人立刻將兇犯族中人等拿來拷問令他們寔供藏在何處一面再動海捕文書未發簽時只見案邊立的一個門子使眼色不令他發簽之意雨村心下甚為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時退堂至密室使從人皆退去只留門子一人伏侍這門子忙上來請安咲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年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却十分面善的緊只是一時想不起來那門子咲道老爺正是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都忘了不記當年葫蘆廟裡之事雨村听了如雷震一驚方想起這門子本是葫蘆廟裡一個小沙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欲投別廟去修行又耐不得清涼景况因想這件生意

到還輕省熱鬧遂起年紀蓄了髮充了門子雨村那裡料到他
便忙携手笑道原來是故人可坐了好談這門子不敢坐雨村咲
道貧賤之交不可忘你我故人也二則此係私室既欲長談豈有
不坐之理這門子听說方告了坐斜簽着坐了雨村因問方纔何
故不令發簽這門子道老爺既榮任到這一省難道就沒有抄一
張本省的護官符來不成雨村忙問何為護官符我竟不知門子
道這還了得連這箇也不知怎能坐的長遠如今凡作地方官的
皆有一箇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
官的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人家不但官爵

只怕連命還保不成呢所以綽號兒叫護官符方纔所說的薛家老爺如何惹的他他這一件官詞並無難斷之處皆因都碍着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帶裡取出一箇抄寫的護官符來遞與雨村看時上面寫的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諺俗口碑其口碑排寫的明白下面皆著始祖官爵名顯亦曾照樣抄寫一張今據石上抄云

賈不假白玉為堂金為馬

寧國榮國二公之後共二十房分除寧榮親派八房在都外現原籍住着十二房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

保齡侯尚書令史公之後房分共八房都中現住着十房原籍現居八房

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

都太尉統制縣伯王公之後共十二房都中二房餘在籍

豐年好大雪真珠如土金如鉄

紫微舍人薛公之後現領內司帑銀行商共八房分

雨村猶未看完忽聞傳点人報王老爺來拜雨村听說忙整衣冠出去迎接有頓飯工夫方回來細問這門子：：說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皆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今告打死人薛家即係豐年大雪之薛也不單靠這三家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雨村听如此說便咲問道如你這樣說來却怎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兇犯躲的方向了門子咲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兇犯躲的方向我知道一併這拐賣之人我都知道死鬼買主亦深知知道待我細說與老爺听這個被

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個小鄉宦之子名喚馮淵自幼父母早亡又無兄弟他只一人守着些薄產過日子年長十八九歲酷愛男風最厭女子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見這拐子賣了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了頭立意要買來作妾誓再不相交男子也再不要第二個所以三日後纔過門誰曉的這拐子又偷賣與薛家他意欲接了兩家銀子逃往他省去誰知又不曾走脫被兩家拿住打了箇臭死都不肯收銀只要領人那薛家公子豈是讓人的便喝令手下人一打將馮公子打了箇稀爛拍回家去三日後死了這薛公子原是早已擇定日子上京去的頭起身兩日前就偶然遇

見這了頭意欲買了就進京的誰知鬧出事來就打死了馮公子奪了了頭便沒事人一般只管帶了家眷走他的路他這里自有兄弟奴僕在此料理也並不為此些小之事值他一逃走的這且別說老爺你當這被賣的了頭是誰雨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算來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蘆廟傍邊住的甄老爺的女兒小名英蓮的雨村罕然道原來就是他聞得養至五歲被人拐去却如今纔來賣呢門子道這一種拐子單愛偷拐五六歲的女兒養在一箇僻靜之處到十一二歲時度其形容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頑耍雖隔了七八年如

今十二三歲的光景其模樣雖然出脫的齊整了然大槩像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認況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点紅瘡從胎裡帶來的所以我却認的偏生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肯說只說拐子是他親爹因無錢償債故賣他我又哄之再四他就哭了只說我原記不得小時之事這可無疑了那日馮公子相看了兑了銀子拐子醉了他自嘆道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見馮公子三日後纔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其形等拐子出去又命內人去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以

了環相看況且他是個絕風流的人品家頗過的素習最厭堂客
 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的三兩日何必憂悶他所如
 此說方纔畧解憂悶自為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這等不如意的
 事第二日他又賣與薛家了若賣與第二個人還好些這薛公子
 混名獸霸王最是天下第一個弄性尚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遂
 打了個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個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
 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嘆雨村听
 了亦嘆道這也是他們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
 只看準了這英蓮英蓮受了拐子這几年折磨纔得了箇出頭路

且又是個多情的若能聚會了到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件事來這薛家總比馮家富貴些想其為人自然姬妾衆多淫亂無度怎及馮淵定情一人者這正是夢幻情緣却遇見一對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只目今這官詞如何割斷纔好門子笑道老爺當年何其明決今日何反成了無主意的人了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亦係賈府王府之此薛蟠即賈府之親戚老爺何不順水行舟作箇整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雨村道你說的何常不是但事關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寔是重生再造正當殫心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而廢法是我寔不能忍

為者門子听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常不是大道理但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云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為君子依老爺這一說不但不能報効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為妥雨村低了半日頭方說道依你怎麼樣門子道小人已想了一箇極好主意老爺明日當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簽拿人原兇自然是拿不來的原告因是定要自然將薛家族中及奴僕人等拿幾個來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箇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自說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來看老爺只說乩仙批了死者

馮淵與薛蟠原因風孽相逢今狹路既遇原應了却薛蟠今已得無名之病被馮冤追索已死其禍皆由拐子某人而起被拐之人原係某鄉某縣人氏按法處治餘不累及等語小的暗中囑託拐子令其寔招衆人見訛仙批語與拐子相符餘者自然也都不虛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百也可與馮家作燒埋之費那馮家也沒甚麼要緊的人不過為的是錢見有了這箇銀子想也就沒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雨村想道不妥：等我再斟酌或可壓服口聲二人計議天色已晚別無話說至次日坐堂拘取一應有名入等雨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少不過藉

此欲多得些燒埋之費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故致顛倒未決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也就無甚話說雨村斷了此案急忙作書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等語此事皆由葫蘆廟內之沙彌新門子說出雨村又恐他說出當日貧賤時的事來因此心中大不樂後來到底尋了箇不是遠遠的充發了纔罷當下言不着雨村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薛公子係京陵人民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些遂致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

領着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薛蟠字表文起情性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學不過畧識几字終日惟有鬪鷄走馬遊山玩景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父舊日情分戶部掛虛名支錢糧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家人措辦寡母王氏乃王子騰之妹與榮國府賈政夫人一母所生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紀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生得肌骨榮潤舉止嫺雅當日有他父親在日最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其兄竟高過十倍自父親死後見哥哥不能依貼母懷他便不以讀書為事只留心針黹家計等事好為母親分憂代

勞近日因今上崇詩尚禮徵採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選妃嬪之外在仕宦名家之女皆親召達部以備選擇為宮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二則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知事務便起時拐騙起來京都中几處生意漸亦消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便起此機會一為送妹待選二為望親三回親自入都銷算舊賬再計新支其實則為遊覽上國之意因此早已打點下行李細軟以及餽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定起身不想偏遇見了拐子重賣英蓮薛蟠見英蓮生得不俗立意買了又

遇馮家來奪人因恃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一一託囑了几个族人並几个老家人他便帶了母妹竟自長行去了人命官詞他却視為兒戲自為花上几箇臭錢無有了的在路不計其日那日已將入都却又聞得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個嫡親母舅管轄着不能任意揮霍：偏如今又陞了可知天從人願因和母親商議道俗們京中雖有几處房舍只是這十來年没人進京那看守房子的人未免偷着租賃湏得是先着几人去打掃收拾纔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搖招咱們這一進京原是先

拜望親戚或是在你舅舅家或是在你姨娘家他兩家房舍極是便宜的僭們先能着住下再慢慢的着人去收拾豈不消停薛蟠道如今舅舅舅正陞了外省去家裡自然忙亂起身僭們這箇工夫一窩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些他母親道你舅舅舅家雖陞了去還有你姨爹家況這幾年來你舅舅舅姨娘兩處每每稍書帶信接僭們來如今既來了你舅舅舅忙着起身你賈姨母未必不苦留我們僭們且忙忙收什房屋豈不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都知道守着舅舅舅姨夫住着未免拘緊了你不如你各自住着好任意施為的你既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姨娘姊妹們別了這

几年却要厮守几日我帶了你妹妹去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
 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的只的吩咐人夫一路奔榮
 國府來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詞一事虧賈雨村就中維持了
 結總放了心又見哥哥正陞了邊缺正愁又少了娘家親戚來往
 畧加寂寞過了幾日忽家人來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
 京正在門外下車喜的王夫人忙帶了女媳人等接出大廳將薛
 姨媽接了進來姊妹們暮年相見自不必說悲喜交集泣哭叙潤
 一番忙又引了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酌獻了合家俱厮見
 過忙又治席接風薛蟠也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着拜見賈赦賈

珍賈政便使人進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又年輕不知世路在外住着恐有人生事偕們東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來間房白空閑着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姐姐哥兒住了甚好王夫人未及留賈母就遣人來說請姨太太就在這裡住下大家親密些兒等語薛姨媽正要同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若另住在外又恐兒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明一應日費一槩免却方是處長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難于此遂亦從其願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原來這梨香院乃是榮國公養靜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間房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

門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有一角門過一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閑談或和王夫人閑叙寶釵日與黛玉迎春等一處或看書或下棋或做針黹到也十分樂業只是薛蟠之心起初原不欲在賈宅居住生恐姨父管約拘禁料必不自在的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慇懃苦留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己的房屋再移居過去的誰知自在在此間住了不上一月的日期賈宅族中凡有的子侄俱已認熟了一半凡是那些紈褲氣習者莫不喜與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漸、無

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一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應不到二則現在族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灑不以俗流事務為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下棋而已餘事多不介意況且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別開任意可以出入所以這些子弟們竟是放意暢懷的因此遂將移居之念漸：打減了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回

靈石迷性難解天機

警幻多情密垂淫訓

題

春困歲懣擁綉衾

恍隨仙子別紅塵

曰

問誰幻入華胥境

千古風流造業人

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國府以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迎春探春惜春等親孫女到且靠後便是寶玉和黛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較別個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順畧無參商不想如今來了一個薛寶釵年歲雖大不多然

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黛玉所不及而且寶釵行為豁達隨分隨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了頭子們多喜與寶釵頑笑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悵鬱不忿之意寶釵却渾然不覺那寶玉亦在孩提之間況自天性所秉來的一種愚拙偏僻視姊妹弟兄皆出一意並無親疎遠近之別其中因與黛玉同隨賈母一處坐臥故畧與別個姊妹熟慣些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更不免有求全之毀不虞之隙這日不知為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黛玉又氣得獨在房中垂泪寶玉又自悔語言冒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回轉來因

東邊寧府中花園內梅花盛開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來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携了賈蓉夫妻過來回請賈母等于早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皆是寧榮二府女眷家宴小集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忽然一時寶玉倦怠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生哄着歇息一回再來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回道我們這裡有給寶叔叔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與我就是了又向寶玉的奶母了孃道嫫嫫姐姐們請寶叔隨我這裡來賈母素知秦氏是個極妥當的人生得嫫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見他去要安置寶玉自是安

穩的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寶玉抬頭先看見一副畫貼在上面畫得是人物故事乃是燃藜圖也不看係何人所畫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副對聯寫得是

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練達即文章

及看完了這兩句總然房室精美鋪陳華麗亦斷斷不肯在這裡了忙說快出去快出去秦氏听了笑道這裡還不好往那裡去呢不然往我屋裡去罷寶玉點頭微咲有一摸一說道那里有個叔叔往姪兒房裡睡覺的道理秦氏咲道噯喲：不怕他惱能多大了就忌諱這些個上月你没看見我那兄弟來了雖然和寶叔同

年兩個人若站在一處只怕那一個還高些兒寶玉道我怎麼沒見過你帶來我瞧瞧衆人笑道隔着二三十里那裡帶去見的日子有呢說着大家來至秦氏房中剛至房門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人寶玉覺得眼暢骨軟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副對聯云

嫩寒鎖夢如春冷

芳氣襲人是酒香

案上設着是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得寶鏡一邊擺着飛燕立着舞過的金盤：內盛着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着壽星公主于含章殿下臥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

寶玉含咲說這裡好秦氏咲道我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了說着親自展開了西子浣過紗衾穩了紅娘抱過的枕于是衆奶母伏侍寶玉臥好欸：散去只留下襲人晴雯麝月四個丫環為伴秦氏便吩咐小了環們好生在簷下看着猫兒狗兒打架那寶玉剛合上眼便惚：的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悠：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但見朱欄白石綠樹青溪真是人跡希逢飛塵不到寶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箇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裡過一生雖失了家也願意強如天：被父母師傅打去正胡思亂想之間忽听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

飛花逐水流

寄言諸兒女

何必覓閑愁

寶玉听了是女子聲音歌聲未息早見那邊走出一個人來蹣跚
娘媚端的與人不同有賦為証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棲樹將到時影度迴廊
仙袂乍飄兮聞蘭麝之馥郁荷衣欲動兮听環珮之鏗鏘
靨笑春桃兮雲環翠髻唇綻櫻桃兮齒漱新香纖腰之楚
楚兮若迴風舞雪珠翠之輝輝兮滿額鵝黃出沒花間兮
宜嗔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顰笑兮將言而未

語蓮步乍移兮欲止而欲行羨彼之良質兮冰清玉肌慕
彼之翠服兮燦煥文章愛彼之容貌兮香溫玉琢羨彼之
態度兮鳳翥龍翔其素若何春梅凝雪其潔若何秋蘭披
霜其靜若何松生空谷其艷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龍
盤曲沼其神若何目射寒江應慚西子寔愧王嬙奇矣哉
生于孰地來自何方信矣乎瑤池不二紫府無雙果何人
哉如斯之美也

寶玉見是一個仙姑喜得忙忙來作揖咲問道神仙姐：不知從
那裡來如今要往那裡去我也不知這裡是何處望乞攜帶攜帶

仙姑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世界之女怨男痴因近來風流冤孽纏綿于此處是以前來訪察機會布散相思今忽與爾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別無他物僅有自採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甕素嫺霓舞歌姬數人新填紅樓夢仙曲十二支試隨吾一遊否寶玉听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竟隨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牌橫建上書太虛幻境四個大字兩邊一副對聯乃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橫書四箇大字道是孽海情天又有
一副對聯大書云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痴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

寶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為古今之情又何為
風月之債從今到要領畧領畧寶玉只顧如此一想早把些邪魔
招入膏肓了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只見兩邊配殿皆有
扁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惟見各處寫的是痴情司結怨司朝
啼司夜怨司春感司秋愁司等類看了因問仙姑道敢煩仙姑引

我到那各司遊玩遊玩不知可使得仙姑道各司中皆貯的是普天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爾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寶玉听了如何肯依復央之再四仙姑無奈說也罷就在此司內畧隨喜隨喜罷了寶玉喜不自勝抬頭看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邊對聯寫道是

春恨秋愁皆自惹

花容月貌為誰妍

寶玉看了便加感嘆進入門來只見有十數箇大廚皆用封條封着看那封條上皆是各省的地名寶玉一心只揀自己家鄉的封條看遂無心看別省的了只見那邊厨上封條上大書七箇字金

陵十二釵正冊寶玉因問何為金陵十二釵正冊警幻道即貴省中冠首十二女子之冊故為正冊寶玉道常听人說金陵極大怎麼只十二箇女子如今單我家里上上下下就有几百女孩兒呢警幻冷笑道貴省女子固多不過揀其緊要者錄之下邊二厨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輩則無冊可錄矣寶玉听說再看下首二厨上果然一箇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冊又一箇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寶玉便伸手去將又副冊厨門開了拏出一本冊來揭開一看只見這首頁上畫着一副畫又非人物亦無水山不過水墨濁染的滿紙烏雲靄霧而已有几行字跡寫道是

霽月難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為下賤

風流靈巧招人怨

壽夭多因誅謗生

多情公子空牽念

寶玉看了又見後面畫着族鮮花一床破蓆也有几句言詞道是

枉自溫柔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

寶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箇又開了副冊厨拿起一本來揭開看時只見畫着一株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干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莖生

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鄉

寶玉看了仍不解他又擲了再去取正冊看只見頭一頁上便畫着兩株枯木木上懸着一圍玉帶又有一堆雪雪下一枝金簪也有四句言詞道

堪嘆停機德

可憐詠絮才

玉帶林中掛

金簪雪裡埋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情知他不肯洩漏要丟下又不捨遂又往後看時只見畫着一張弓弓上掛着一箇香櫟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來辨是誰

描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爭及初春景

虎兒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着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涕泣之狀也有四句寫云

才自精明志自高

生于後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邊望

千里春風一夢遙

後面又畫几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為

襁褓之間父母違

展眼弔斜瞳

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畫着一塊美玉落在泥垢之中其斷語云

欲潔何曾潔

云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

落陷濁泥中

後面畫一惡狼返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書云

子孫中山狼

得意便張狂

金閨花柳質

一載赴黃梁

後面便是一所古廟裡面有美人在內看經獨坐其判云

看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妝

可憐繡戶侯門女

獨看青燈古佛傍

後面便是一片冰山有一隻雌鳳其判云

凡鳥偏從後世來

都知愛慕此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紡績其判云

勢敗休云貴

家亡莫論親

偶因濟劉氏

巧得遇恩人

詩后又畫一盆茂蘭傍有一位鳳冠霞佩的美人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

到頭維似一盆蘭

如冰水好空相妬

枉與他人作咲談

後面又畫着高樓大廈有一美人懸梁自縊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深

情及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榮出

造孽開端寔在寧

寶玉還要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情性穎慧恐把仙机洩漏遂掩了卷冊咲向寶玉道且隨我去遊玩奇景何必在此打這悶葫蘆寶玉恍恍惚惚不覺棄了卷冊又隨了警幻來至後面但見珠簾繡幙畫棟雕簷說不盡那光輝朱戶金鋪地雪照瓊牕玉作宮更見仙花馥郁異草芬芳真好箇所在又听警幻咲道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一語未了只見房中走出幾個仙子來皆是荷袂

蹁跹羽衣飄舞皎如春華媚如秋月一見了寶玉都怨警幻道我
們不知係何貴客忙的接了出來姐姐曾說今日今時必有絳珠
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故我等久待何故反引這物來污染這清
淨女兒之境寶玉听如此說便啼的欲退不能退畢竟自形污穢
不堪警幻忙携住寶玉的手向衆姐妹笑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
原欲榮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府所遇偶遇寧榮二公之靈囑吾云
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傳流雖歷百年奈運終數
盡不可挽回故近世之子孫雖多竟無一可以繼業其中惟嫡孫
寶玉一人稟性乖張生性詭譎聰明靈慧畧可望成無奈吾家運

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偶來望先以情欲聲色等事警其痴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于正路亦吾弟兄之幸矣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中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令彼孰玩尚未覺悟故引彼來至此處令其再歷領仙饌聲色之幻或冀將來一悟亦未可知說着携了寶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竟不知所焚何物寶玉遂不禁相問警幻冷笑道此香塵世中既無你何能知此香乃是名山勝境內初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為羣芳髓寶玉听了自是羨慕而已大家入座小了環捧上茶來寶玉自覺香清味美純美非常因

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鮮花靈葉上所帶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寶玉听了點頭稱賞因見房中瑤琴寶鼎古畫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窓下亦有唾滅奩間時清粉污牆上亦有一副對聯書云

幽微靈秀地

無可奈何天

寶玉看畢無不羨慕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痴夢仙姑一名鐘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各道號不一少刻有小環來調桌安椅設擺酒饌真是瓊漿滿泛玻璃盞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說那餚饌之盛寶玉因聞得此酒清香甘冽異乎

尋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麝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鳳乳之麴釀成此酒因名為萬艷同杯寶玉稱賞不迭領酒間又有十二個舞女上來請問演何詞曲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來舞女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拂銀箏听他歌道是 開闢鴻濛 方歌了一句警幻便說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別又有南北九宮之限此或咏嘆一人感懷一事偶成一曲即可普入管絃若非個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爾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听其歌翻成嚼蠟矣說畢回頭命小了環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與寶玉寶玉接

來一面目觀其文一面耳聽其歌曰

第一支

紅樓夢引子開闢鴻濛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奈
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

玉紅樓夢

第二支

終身悟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着山
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姑寂寞林嘆人間美中
不足今方信總然是齊眉案舉到底也難平

第三支

枉凝眉一個是閨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
緣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許他一

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個是水中月一個是鏡
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汨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盡春
流到夏

寶玉听了此曲散漫無稽不見得好處但其聲韻悽惋竟能消魂
醉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問其來歷就暫以此消悶消悶而已因
又看下回道

第四支 恨無常喜榮花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睜把萬事全拋
蕩悠悠芳魂消耗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爺娘夢裡尋
相告兒命已入黃泉要退步抽身早

第五支

分骨肉
月帆風雨露三千把骨肉家齊來拋閃
恐哭損殘年告爹娘休把兒懸
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
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了莫牽連

第六支

樂中悲
襁褓中父母嘆雙亡
總居那綺羅叢誰知姣養
幸生來英豪濶大寬宏量
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繫心上
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
厮配得才貌仙郎博得個地久
天長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
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涸湘江
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
何必枉悲傷
世難容氣質美如蘭
才華復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

第七支

第八支

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視綺羅俗厭却不知太高人愈妒
過潔世同嫌可嘆這青燈古殿人將老辜負了紅粉朱
樓春色蘭到頭來依舊是風流骯髒違心願好一似無
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喜冤家中山狼無情獸全不念當日根由一味的驕奢
淫蕩貪饕構觀着那侯門艷質同蒲柳作的公府千金
似下流嘆芳魂艷魄一載蕩悠悠

第九支

虛花悟將那三春看破飛紅柳綠待如何把這韶華打
滅不見那清溪天和說什麼天上天桃盛雲中香蕊多

第十支

到頭來誰見得把秋捱過則看那白楊樹裡人嗚咽青
楓林內鬼吟哦更兼着連天衰草遮坟墓這的是昨貧
今富人勞碌春榮秋謝花折磨似這般生閨死却誰能
躲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婆上結着長生菓

聰明菓機關筭盡太聰明反筭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
醉死後性空靈家蓄人寧終有箇家亡人散多奔騰枉
費了意嚶嚶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喇喇似
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一場歡喜忽悲辛嘆人世
終難定

第十

一支

留餘慶餘慶忽遇恩人幸娘親：：積得陰功勸人生
濟困扶窮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正是
乘除加減上有蒼穹

第十

二支

晚韶花鏡裡恩情更堪那夢里功名那美韶華：：何
迅繡帳鴛衾只這帶珠冠披鳳襖也抵不了無常性命
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湏要陰騭積兒孫氣昂昂
頭帶簪纓光燦：胸懸金印威赫：爵祿高登昏慘：
黃泉路近問古來將相可還存也只是虛名兒留與後
人教領

第十

三支

第十四

支叔尾

好事終盡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根
本箕裘頽墜家事消亡首罪寧宿孽總因情

花鳥各投林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
的死裡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泪的
泪已盡冤冤相報豈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
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倖看破的遁入空門痴迷的
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
真干淨

歌畢還要歌外曲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因嘆道痴兒竟尚未悟

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覺朦朧恍惚告醉求臥警幻便命撤去殘席送寶玉至一香閨綉閣之中其間鋪設：：之盛乃素所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內其鮮艷媚媚有似乎寶釵風流嫵娜則又如黛玉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窓風月繡閣煙霞皆被淫污紈褲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飾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其情所致也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寶玉听了唬的忙答道仙姑

差了我因懶于讀書家父母尚為垂訓豈敢再冒淫字況且年紀尚小不知淫字為何物警幻道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遇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惟意淫惟意淫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能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濶怪譎百口嘲誚萬目睚眦今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獨為我閨閣增光見棄于世道是以特引前來醉以良酒沁以仙茗警以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

兼美字可卿許配與汝今夕良時即可成婚不過令汝領畧仙閨幻境之風光尚然如此何況塵境之情懷哉而今後萬、解釋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說畢便秘授、之事推寶玉入房將門掩上自去那寶玉恍、惚、依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兒女之事難以盡述至次日更柔情綉繡軟語溫存與可卿難解難分因二人携手出去遊玩之時忽至一個所在但見荊棘遍地狼虎同羣迎面一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通正在猶豫之間忽見警幻從後追來說道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寶玉忙止步問、系何處警幻道此即迷津也罕丁萬丈遙三千

紅樓夢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題

朝扣富兒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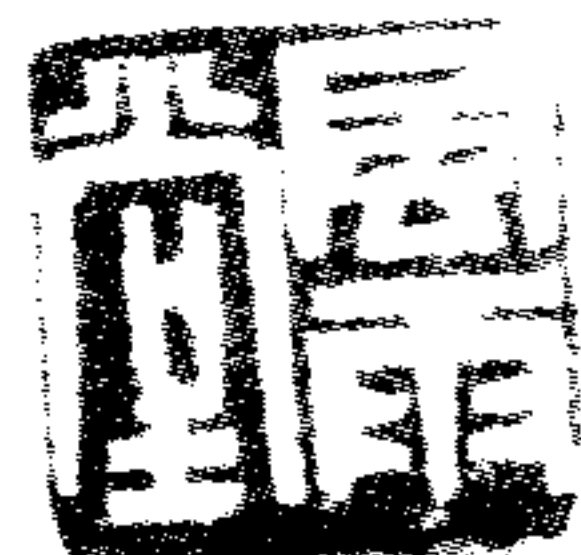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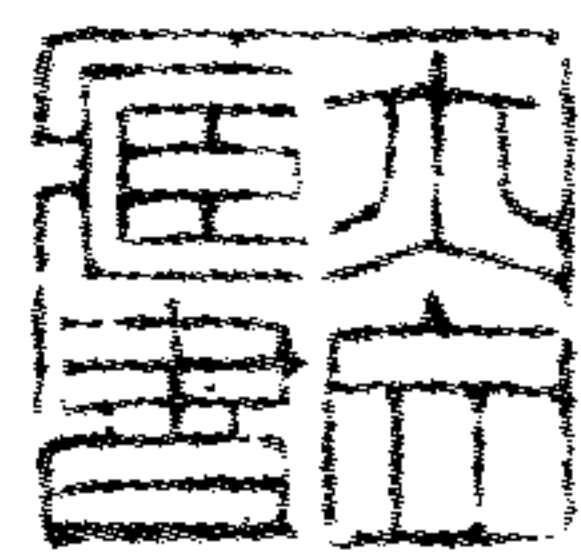
富兒猶未足

曰

雖無千金爵

嗟彼勝骨肉

却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
細問彼時寶玉迷：惑：若有所失衆人忙端上桂圓湯來呷了
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伸手繫褲帶時不覺伸手至大腿處只覺
冰涼一片粘濕忙退出手因問是怎麼了寶玉忙紫漲了臉把他



的手一捻襲人本是個聰明女子年紀比寶玉一歲近來也漸通人事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察了一半不覺也羞的紅漲了臉面遂不敢再問仍舊理好衣裳隨至賈母處胡乱吃畢了晚飯過這邊來襲人忙趑衆奶母不在旁邊時另取出一件中衣來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道好姐：千萬別告訴別人要緊襲人亦含羞咲問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那裡流出來的那些臟東西寶玉道一言難盡便把夢中之事細說與襲人听了然後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羞得襲人掩面伏身而咲寶玉亦素喜襲人是媚姣俏遂強襲人同歡襲人素知賈母已將自己與了寶玉的今

便如此也不為越理遂合寶玉偷試一番幸而無人撞見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別人不同襲人侍寶玉更為盡職暫且別無話說按榮府中一宅算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事雖不多一日也有二十件竟如亂麻一般並無頭續可以作綱領正尋思從那件事自那一個人寫起方妙恰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莖之微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畧：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此一家說來到還是箇頭續諸公若嫌瑣碎粗鄙呢則快擲下此書另覓好書醒目若尋聊可破悶時待余逐細言來方纔所說的這小：人家姓王本地人氏祖上曾作過一個

小：京官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勢力便聯宗認作姪兒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中得知有此一門遠族餘者皆不識認目今其祖已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消條搬出城外原鄉中住了王成新近亦因病而故只有其子小名狗兒亦生一子小名板兒嫡妻劉氏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仍以務農為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兒板兒姐弟兩個無人看管狗兒遂將岳母接來一處過活這劉姥：乃是個久經世代的寡婦膝下又無兒子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來養活豈

不願意遂一心一意幫襯着女兒女婿過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應辦狗兒心中未免煩慮吃了幾鐘悶酒在家閑尋氣惱劉氏不敢頂撞因此劉姥姥看不過乃勸道姑夫你別嗔我說俗們村庄人那個不是老：成：守多大碗兒吃多大飯你皆是年小時托着你那老家兒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住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賠生氣成個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雖如今離了城住着終是天子腳底下這長安城中遍地都是錢只是没人會拏去罷了在家跳路也不中用狗兒聽說便答道你老只會在炕頭上混說難道叫我打劫去偷不成劉姥：

道誰叫你偷呢也到底大家想箇方法兒裁度不然那銀子錢自己跑到偕們家來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無有收稅的親朋作官的朋友有什麼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劉姥：道這到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咱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機會也未可知我到替你們想出一箇機會來了當日你們原和金陵王家聯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原是你們拉硬屎了不肯去俯就他故踈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寔响快會待人的到不拏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所

見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惜老憐貧愛齋僧黠道捨米捨錢的如今王府雖陞了邊任只怕這二姑太太還認的咱們你何不去走動走動或者他念舊有好處也未可知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咱們的腰還粗呢劉氏一傍接口道你老雖說的是但只你我這樣個嘴臉怎麼好到他門上去的先不先他那些門上人也不必不肯去通信沒得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名利心最重听如此說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又听他妻子這番話便咲接道姚：既如此說況且當年你又見過這姑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邊試：風頭再說劉姚：道噯啲：可是說的候門深

似海我是個甚麼東西他家人又認不得我我去了也是白去的
 狗兒笑道不妨我教你老一箇法子你竟帶了外孫板兒先去找
 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與我父親交
 過一件事和他們極好的劉姥：道我也知道他只是許多時不
 走動知道他如今是怎麼樣這也說不得了你又是個男人又這
 樣一個嘴臉自然去不的我們姑娘年輕的媳婦子也難賣頭賣
 腳到還是捨着我這付老臉去碰果然有些好處大家都有益便
 是沒銀子我也到公府候門見一見世面也不枉我一生說畢大
 家咲了一回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劉姥：便起來梳洗了

又將板兒教訓了几句那板兒亦曾五六歲的孩子一無所知所見帶他進城幌去喜得無不應承于是劉姥：帶他進城找至寧國府來只見簇：轎馬劉姥：不敢過去且擲：衣服又教了板兒几句話然後蹭到角門前只見幾個挺胸疊肚指手畫脚的人在大板橈上說東談西劉姥：只得蹭上來問太爺們納福衆人打量他一會便問那裡來的劉姥姥陪笑道我找太：的陪房周大爺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老出來那些人听了都不瞅睬半日方說道你遠：的那牆根底下等着一會子他們家就有人出來了內中有一年老的說道不要悞了他的事何苦要他問劉姥：

道那周大爺已往南邊去了他在後邊一帶住着他娘子却在家
你要找他時從這邊繞到後街上後門上去問就是了劉姥：听
了謝過遂携了板兒繞至後門上只見歇着些箇生意担子也有
賣吃的也有賣頑的鬧吵：三二十個小孩子在那裡廝鬧劉姥
姥便拉住一個道我問哥兒一聲有箇周大娘可在家麼孩子道
那個周大娘我們這裡周大娘有三個呢還有兩個周奶：不知
是那一行當的劉姥：道是太太的陪房周瑞那孩子道這箇容
易你跟我來說着跳躑：引着劉姥：進了後門至一院牆邊指
與劉姥：道這就是他家又叫道周大媽有個老奶：來找你呢

周瑞家的在內聽說迎了出來問是那位奶：這劉姥：忙迎上來問道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劉姥：你好呀你說能几年我就忘了請家裡來坐罷劉姥：一壁裡走一壁裡咲說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那裡還記得我們了說着未至屋中周瑞家的命小了頭子倒上茶來吃了周瑞家的又問板兒到長的這麼大了又問些別後的閑話再問劉姥：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呢劉姥：便說原是特來瞧：嫂子二則也請姑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周瑞家的听了便已猜着几分來意只因昔年周瑞爭買地畝一事

其中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劉姥：如此一則心中難却其意二則也要顯自己的體面便咲道姥：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的來了豈有個不教你見了真佛去的論理人來客至回話却不與我相干我們這裡各占一樣兒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開時只帶着小爺們出門子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奶：出門的事皆因你原是太：的親戚又拿着我當個人投奔了來我竟破了例給你通箇信去但只一件姥：有所不知我們這裡又比不的五年前了如今太：竟不大管事都是璉二奶：當家了你道這璉二奶：是誰就是太：的姪女兒當日大舅老爺的女兒小名

鳳哥的劉姥：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呢這等說來我今兒還得見他了周瑞家的道這箇自然太：事多心煩有客來了畧可推的去的也就推了都是璉二奶：周旋迎代今兒寧可不會太：到要見他一面纔不枉來這裡走一遭劉姥：道阿彌陀佛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道說那裡話來俗語說的好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不過用我提一句話罷了費着我什麼說着便叫小了頭到倒廳上悄：的打听：老太：屋裡擺了飯了沒有二人又說閑話兒劉姥：說這位鳳姑娘大不過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道我

的姥：告訴不得你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般模樣兒少說些有一萬箇心眼子要賭口嘴十個會說話的男人也說他不過回來你見了就信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過嚴了些說着只見小了頭回來說太：屋裡已擺完了飯了二奶：在太：屋裡呢周瑞家的聽說連忙催道快走：：這一下來他吃飯是箇空兒咱們先等着去若遲一步兒回事的人就多了也難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說着一齊下了炕打掃：：衣服又教了板兒几句话隨着周瑞家的逶迤往賈璉的住處來先在側廳周瑞家的將劉姥：安插在

那裡等候自己先過影壁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來先找着鳳姐的一個通房大了頭平兒周瑞家的先將劉姥：起初來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的特來請安當日太：是常見的今不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來了等奶：下來我細：的回明想奶：也不責備他莽撞平兒听了先作了主意叫他們進來先在這裡坐着就是了周瑞家的方出來引他兩個進入院來上了正房台階小了頭打起了猩紅毡子簾才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辨是何氣味身子如在雲端一般滿屋的東西都是耀眼睜光使人頭懸目眩劉姥：看時惟點頭咂嘴念佛而已于是到東邊這間

屋裡乃是賈璉的女兒大姐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姥：兩眼只得問箇好讓坐劉姥：見平兒遍身綾錦揷金帶銀花容月貌的便當是鳳姐了纔要稱姑奶：見周瑞家的稱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趕着周瑞家的叫周大娘方知是個有體面的了頭于是讓劉姥：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坐在炕沿上小了頭子們倒了茶來吃茶劉姥：只聽見咯噹：：的响大有似乎打籬櫃篩麵的聲兒不免東睃西望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着箇匣子底下墜着箇秤它一般之物却只不住的亂幌劉姥：自想這是箇什麼愛物兒有煞用呢正歎時忽听的噹一

聲就若金鐘銅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着一連八九下方欲問時只見小了頭子們亂跑說奶：下來了平兒和周瑞家的忙起身叫劉姥：只管坐着等是時候了我們來請你說着都迎出來了劉姥：屏息側耳等候只听遠：有人咲聲約有一二十婦人衣裙悉率漸入堂屋往那邊屋裡去了又見三四個婦人都捧着大漆捧盒進這邊來等待听得那邊說了聲擺飯漸：人都走去只有伺候端茶的几人半日鴉雀不聞忽見兩個人抬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碗盤森列仍是滿：的魚肉在內不過畧動了几樣兒板兒一見便吵着要肉吃劉姥：一把掌打了他

去周瑞家的咲嘻：走過來招手兒叫他劉姥：會意于是携了板兒下炕至堂屋中間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喳了一回方領到這屋裡來只見門外簾架上鑿花銅鈎懸着大紅撒花軟簾南窓下是炕炕上大紅毡條靠東壁板壁立着箇鎖子錦靠背與一個引枕鋪着金星閃緞大坐褥傍邊有銀嗽盂那鳳姐家常帶着昭君套圈着攢珠勒子穿着桃紅撒花襖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粉光脂艷端：正：坐在那裡手裡拿着小銅火筋兒撥香爐內的灰平兒站在炕沿邊捧着一箇小：填漆茶盤：內有一箇小茶鐘鳳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着灰漫：的

問道怎麼還不請過來抬頭要接茶時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個
人在地下站着呢這纔忙欲起身猶未起來滿面春風的問好又
嗔着周瑞家的怎麼不早說劉姥：已是在地下拜了數拜問姑
奶：安鳳姐忙說周姐挽着不拜罷請坐我年輕不大認識可也
不知是什麼輩數兒又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才
回的那個姥：了鳳姐點頭劉姥：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板兒便
躲在背后百般的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笑道親戚們
不大走動都踈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厭我們不肯常來不知
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裡無人是的劉姥：忙念佛道我

們家道艱難走不起來了這裡沒得給姑奶：打嘴就是管家爺們看着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說得叫人惡心不過藉賴着祖父虛名作個官兒罷了誰家有什麼不過是舊日空架子俗語說的好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戚呢何況你我說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沒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的示下鳳姐道你去瞧：要是有人有事就罷得閑呢就回看怎麼說周瑞家的答應着去了這裡鳳姐叫人抓些菓子與板兒吃剛問些閑話時就有家內許多媳婦管事的來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鳳姐道我這裡陪客呢晚上再來回若有很要緊的事你就帶進來現辦平兒出去一會

進來說道我都問了無甚麼要緊事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來向鳳姐道太：說了今日不得閑二奶：陪着便是一樣多謝費心想着白來曠：呢就罷若有什麼說的只管告訴二奶：都是一樣劉姥：道也沒甚說的不過是來瞧：姑太：姑奶：也是親戚們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沒有甚說的便罷若有話只管回二奶：和太：一樣的一面說一面遞眼色與劉姥：劉姥：會意未語臉先飛紅欲待不說今日所為何來只得忍恥說道論理今日初見姑奶：不該說的只是大遠的奔了路老這里來也少不得說了剛說道這里只听二門上小子們回

說東府小大爺進來了鳳姐忙止劉姥：不必說了一面問你蓉大爺在那裡呢只听一片靴子脚响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少年的面目清秀身材天嬌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劉姥：此時坐不是立不是藏也不是鳳姐道你只管坐着這是我姪兒劉姥：方扭扭：炕沿上坐了賈蓉道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嬌子說上回老舅太：給嬌子的那架炕屏明日請一個要緊的客借了擺一擺就送過來鳳姐道說遲了一日昨日我就給了人了賈蓉嘻：的咲就在炕沿下半跪道嬌子若不借給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一頓好打呢嬌子只當可憐姪兒罷鳳姐咲道也沒見你們王家

的東西都是好的不成你們那裡放着那些好東西只是看不見
總是我的才好賈蓉笑道那裡如這箇好呢鳳姐道確了一點兒
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房鑰匙叫幾個妥當人來抬
去賈蓉眉開眼笑的說我親自帶了人拿去別叫他們亂確便出
去了這裡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外叫道蓉哥回來幾個
人接聲說蓉大爺快回來賈蓉忙轉來垂手侍立听候鳳姐指示
那鳳姐只管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的神又笑道罷了你且去罷
晚飯後你來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應了方慢
慢的退去這裡劉姥::心中方安又說道今日我帶了你侄兒來

也不為別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裡連吃的都沒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越沒箇派頭兒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你老來說着又推板兒道你那爹在家怎麼教你來打發咱們作煞事來只顧吃菓子咧鳳姐早已明白了听他不曾說話便笑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道這姥：不知可用早飯沒有呢劉姥：忙道一早忙往這裡赶呢那裡還有吃飯的工夫咧鳳姐命快傳飯來不多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飯來擺在東邊屋裡過來帶了劉姥：和板兒過去吃飯鳳姐道周姐：好生讓着些兒我不能陪了又叫過周瑞家的去問他纔回了太：說了些什麼周瑞家的道

太：說他們原不是一家子不過同是一姓當年又與老太爺在一處做官偶然聯宗這幾年來也不大走動當時他們來走一遭却也沒空了他們今兒來了瞧：我們是他的好意思也不可簡慢了他便有什麼說的叫奶：裁度着就是了鳳姐听了說道我說呢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時劉姥：已吃畢了飯拉了板兒過來甜嘴蜜舌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听我告訴你老人家方纔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若論親戚之間原談不待上門來就有些照應才是但如今家裡雜事太多太：漸：的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也是有的況且我近來接着管些事都不

大知道這些親戚們二則外頭看着這里雖是烈：轟：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艱難去處說與人也未必信今兒你既大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見我張口怎好叫你空回去呢可將昨日太：給我：的了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我還沒動呢不嫌少就暫且先拿了去罷那劉姥：先听告艱難只當是沒有信兒心裡突：的跳後來听見給他二十兩銀子喜得又渾身發痒起來說道愛我也是知道艱難的但俗語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憑他怎樣你老拔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粗呢周瑞家的見他說得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听了咲而不睬只命平兒把昨日那包銀子拿來

再拿一串錢來都送至劉姥：面前鳳姐說道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作件冬衣罷若不拿着可真是怪我了這錢顧車坐罷改日無事只管來曠：方是親戚們意思天也晚了也不虛留你們了到家裡談問好的問个好兒罷一面說一面就站起身子來劉姥：只管千恩萬謝的拿了銀錢隨周瑞家的出至外廂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見了他怎麼倒不會說話了問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就是親姪兒也要說和軟些那蓉大爺才是他正經姪兒呢他怎麼又跑出這麼个姪兒來了劉姥：笑道我的甥子我見了他我心裡愛還愛不過來呢那裡還說得

上話來了二人說着又至周瑞家坐了片時劉姥：便要留下一塊銀子與周瑞家女兒買菓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裡執意不肯劉姥：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下回分解正是

得意濃時易接濟

受恩深處勝親朋

紅樓夢第七回

尤氏女獨請王熙鳳

賈寶玉初會秦鯨卿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姥：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的話。王夫人不在上房間了。環們方知往薛姨媽那邊閑話去了。便從東角門出至東院來。剛至院門，只見王夫人的丫環金釧兒和一個總留頭小女孩兒站在台階上。頑呢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回。因向內努嘴兒。周瑞家的輕：掀開簾子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論的說些家務話。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裡間來。只

見寶釵穿着家常衣服頭上只帶着一枝簪兒坐在炕上前面放着張小炕几在上同了環鶯兒正描花樣子呢見他進來總放下筆轉過身來滿臉堆笑讓周姐：坐着周瑞家的忙陪笑問姑娘安一面炕沿邊坐了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曠：去只怕是你寶玉兄弟冲撞了不成寶釵笑道那裡的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所以且靜養兩日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談起早兒請個大夫來好生開個方兒認真吃几劑葯一事兒除了根總是小：的年紀到坐下个病根兒也不是頑的寶釵笑道再不要提起吃葯為這病請大夫吃葯也不知

白花了多少銀子錢呢憑你什麼名醫仙藥從無見一點兒效後
 來還虧了一個癩和尚說端治無名之症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
 是從胎裡帶下來的一股熱毒幸而先天壯還不相干若吃別的
 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一個海上方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
 異香異氣不知是那裡弄來的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到也奇
 怪這到效驗些周瑞家的道不知是個什麼方兒姑娘說了我們
 也記着說與人知道倘遇見這樣病也是行好的事實釵笑道這
 方兒真：把人瑣碎死了東西藥料一槩都現成易得的只難得
 可巧二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

十二兩秋天開的白芙蓉花蕊十二兩冬天開的白梅花蕊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于次年春分這日晒干和在末藥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道噯呀這樣說來這就得三年工夫倘或雨水這日竟不下雨可又怎麼處呢寶釵笑道所以說那有這樣可巧的有雨水沒雨水也只好再等着罷了還要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四樣水調勻和了丸藥再加上十二錢洋蜂蜜白糖丸了龍眼大丸子盛在舊磁罐內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去來吃一丸用十二分黃柏煎湯送下周瑞家的笑道阿

彌陀佛真巧死了等十年都未必這樣巧呢寶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間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帶至北現今埋在梨花樹下周瑞家的道這葯可有名字沒有呢寶釵道有這也是那癩和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听了點頭又問這病發了時到底是怎樣寶釵道也不覺怎麼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丸葯也就罷了還要說話時忽听王夫人問誰在裡頭說話周瑞家的忙出去答應了起便回了劉姥之事略待片時見王夫人無話方欲退出薛姨媽道你且站住我有一宗東西帶了去罷說着便叫香菱簾籠响處見方才和金釧兒頑的那小女孩子進

來了薛姨媽叫把那匣子裡的花兒拏來香菱捧過个小錦匣來薛姨媽道這是宮裡所作的新樣花兒堆紉的十二枝昨兒我想起來白放着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姐兒們戴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來的巧就帶了去罷你家三位姑娘每人兩枝下剩六枝送林姑娘兩枝那四枝給了鳳姐罷王夫人道留着給寶了頭戴又想着他們薛姨媽道姨媽不知道寶了頭古怪呢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周瑞家的拿着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仍在那裡晒日陽兒呢因問他那香菱小了頭子可就是臨上京來買的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了頭金釧道可不就是他說着香菱咲

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的看了一回向金釧
 笑道到好模樣兒竟有些像咱東府裡的蓉大奶：的品格金釧
 兒道我也是這麼說呢周瑞家的問他几歲上到這裡的又問他
 父母今在何處今年你十几歲了貴處是那裡人香菱都搖頭說
 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听了倒反為嘆息傷感了一回周
 瑞家的携了花匣至王夫人正房後來原因賈母說孫女兒們太
 多了一處擠着到不便宜只留黛玉寶玉二人在這邊解悶將迎
 探惜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屋後三間小抱厦內居住令李紈陪
 伴照看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邊來只見幾個小了頭子都在

抱厦內听呼喚默坐迎春的了環司棋與探春的了環傳書正掀簾子出來手裡都捧着茶盤茶盃周瑞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處坐着遂進來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窓下下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二人忙住了綦欠身道謝命了環們收了周瑞家的問四姑娘不在屋里只怕在老太；那邊呢了環說那屋里不是周瑞家的听了便往這邊屋里來只見惜春正同水月菴的小姑子智能兒一處頑耍看見周瑞家的便問何事周瑞家的將花兒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里正合小姑子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呢偏又送了花兒來若剃了頭可把這花

戴在那里呢大家笑了一回命入畫來收了花兒周瑞家的問智能兒你是什麼時候來的你師傅那禿驢往那裡去了智能兒道我們一早就來了我師傅見太：就往于老爺府里去了叫我在這裡等他呢周瑞家的道十五的月例香燈銀子可得了沒有智能兒搖頭說不知道惜春便問如今各廟裡香燈月例銀子是誰管着周瑞家的道余信管着惜春听了笑道這就是了他師傅一來了余信家的就趕上來合他師傅咕唧了半日想是就為這事了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勞叨了一回便往鳳姐處來穿夾道從李紈後窻下過去越西花牆出西角門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

見了環豐兒坐在鳳姐房門檻上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擺手叫他往東房裡去周瑞家的會意慌的躡手躡腳的往東邊房里來只見奶子正拍着大姐睡覺呢周瑞家的悄問姐兒睡中覺呢也談請醒了奶子搖頭兒只听那邊一陣咲聲却有賈璉聲音接着房門响處平兒拿着大銅盆出來叫豐兒盥水進去平兒便到這邊來了一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跑了來作什麼周瑞家的忙起身拿這匣子與他說了送花一事平兒听了便打開匣子拿了四枝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裡又拿出兩枝來先叫彩明來吩咐道送到那邊府里給小蓉大奶、戴去次後方命周瑞家

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才往賈母這邊來過了穿堂頂頭撞見他女孩兒打扮着纔從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子跑來作什麼他女兒笑道媽一向身上好我來家裡等了這半日媽也不出來什麼事情忙的這樣我等煩了自己先到了老太：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的安去媽還有什麼不了的差事手裡拿的是什麼周瑞家的笑道曖今兒偏：來了個劉姥：我自己多事為他跑了半日這會子又被姨太：看見了教送這几枝兒花與姑娘奶：們還沒送清白呢你來一定有什麼事情他女兒道你老人家到會猜寔對你老人家說罷你女婿前兒因多吃了兩

盃酒和人分爭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說他來歷不明告到衙門裡要遞解回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議：：這個情分可以求那個了的了事周瑞家的道我就知道的這有什麼大不了的的你且家中去等我一等我送了林姑娘的花兒去就回來此時太：二奶：都不得閑這沒有什麼忙的他女兒說媽好歹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兒家沒經過什麼事就急的這樣了說着走到黛玉房中來黛玉不在房中却在寶玉那里大家解九連環頑呢周瑞家的進來笑道姑娘姨太：着我送花兒來與姑娘戴寶玉道什麼花拿來給我看：伸手接來開匣看時原來是

宮製堆紗新巧的花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個人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周瑞家的道各位姑娘都有了這兩枝是姑娘的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周瑞家的听了一聲兒不敢言語寶玉問周姐：你作什麼那里去了周瑞家的說太：在那里因回話去了姨太：就順便叫我帶來了寶玉道寶姐：在家作什麼呢怎麼這几日也不過來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寶玉听了和衆了環們說誰去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來請姨娘娘姐：安姐：是什麼病吃什麼葯論理我諛親自來看：只說纔從學裡來也着些涼異

日再親來看罷茜雲答應着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這周瑞家的女婿便是賈雨村的好友冷子興近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遣女人來尋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力把這些事兒不放在心上晚上只求：鳳姐便完了掌燈時分鳳姐已卸了粧來見王夫人回說今兒甄家送了來的東西我已收了咱們送他的趕着他家有進鮮的船回去一併都交給他們帶了去了王夫人點頭鳳姐又道臨安伯的老太：生日已經打点了派誰送去王夫人道你瞧閑着不管打發那四個女人去就完了又來當什麼正經事來問我鳳姐又笑道今日珍大嫂子來請我明日過去曠：

明日到沒甚麼事王夫人道沒事有事都害不着什麼每常他來
 請有我們呢自然不便宜他既不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誠心
 叫你散淡：：別辜負了他的心便有事也談過去纔是鳳姐答
 應了當下李紈與衆姊妹們亦各定省畢歸房無語次日鳳姐梳
 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寶玉听了也要曠去鳳姐立等
 着他換了衣裳姐兒兩個坐了車進入寧國府早有賈珍之妻尤
 氏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出來引了多少姬妾了環媳婦等接出
 儀門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嘲咲一陣一手携了寶玉同入上房
 歸坐秦氏獻茶畢鳳姐道你們請我作什麼有什麼東西來孝敬

就獻上來我還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話地下幾個姬妾先就
 笑說二奶：今兒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二奶：了賈蓉進
 來請安寶玉問大哥：不在家麼尤氏道出城請老爺安去了又
 向寶玉道可是你怪悶的坐在这里作什麼何不去曠：秦氏道
 今兒巧上回寶叔立刻要見：我兄弟他今也在這裡想在書房
 里呢寶叔何不去瞧：寶玉听了即便下炕要走尤氏鳳姐都忙
 說好生着忙什麼一面吩咐人小心跟着別委曲着他到不比跟
 了老太：來鳳姐道既這麼何不請進這小舅爺來我也瞧：難
 道我見不得他不成尤氏道可以不必見他比不得咱們家的孩

子們湖打海棒，慣了人家孩子都是斯文，的乍見你這般破落戶，還被人笑話死了呢。鳳姐笑道：「普天下人我不笑話，就罷了。到叫這小孩子笑話我，不成。賈蓉笑道：「不是這話。他生的面腆，沒見過大陣仗兒。嬌子見了，沒得生氣。鳳姐啐道：「他是哪說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去看，給你一頓好嘴。把賈蓉笑嘻了的，出去果然帶進一個小後生來，較寶玉略瘦巧些，清眉秀目，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含羞有女兒之態。含顰向鳳姐作揖，問好，喜得鳳姐先推寶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携了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了。慢，

的問他年紀讀書等事方知他學名秦鐘早有鳳姐的了環媳婦們見鳳姐初會秦鐘並未備得表禮來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平兒知道鳳姐與秦氏厚密雖是小後生家亦不可太儉遂自作主意拿了一尺尺頭兩個狀元及第小金鐲子交付來人送過去鳳姐咲說道太簡慢了秦氏等謝過一時吃畢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寶玉秦鐘二人隨便起坐說話那寶玉一見秦鐘人品心中便如有所失心中又起了𡵚意想到天下竟有這樣的人物我竟成了泥母猪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中若也生在寒儉之家早得與他接交了若說如此是比他尊貴可知錦繡

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根死木美酒羊羔只不過填了我這糞窟
富貴二字不料遭我塗毒了秦鐘自見了寶玉形容出衆舉止不
浮更兼金冠繡服奴婢侈童心中亦想道果然這寶玉怨不得人
心溺愛他可恨我生于寒素不能與他耳鬢廝摩可知貧富二字
限人亦世間大不快事忽寶玉問他讀什麼書秦鐘以寔答之二
人十來句話後越覺親密起來一時擺上茶來寶玉便說我們兩
人又不吃酒把菓子擺在裡問小炕上我們那裡去省得鬧你們
秦氏張羅一面與鳳姐擺酒一面忙進來囑寶玉道寶叔你姪兒
倘或言語不防頭你千萬看我不要理他他雖胸脾却性子左強

不大隨和些是有的寶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了他兄弟兩句方去陪鳳姐一時尤氏鳳姐打發人來問寶玉要吃什麼東西外間只管要去寶玉只答應着也無心在飲食上只問秦鐘近日家務等事秦鐘回說業師于去年病故家父又年紀老邁殘疾在身公務冗繁因此尚未議及延師一事目下不過在家溫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必須有一二知己為伴時常大家討論才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答道正是呢我們家恰有个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書子弟們中亦有親戚在內可以附入讀書我因業師上年回家去了也荒廢着家父之言亦欲

暫送我去且溫習舊書待明年業師來再各自在家讀書亦可家
祖母因說學裡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二則因我病了几天遂
暫且耽擱着如此說來尊翁也如今為此事懸心今日回去稟明
何不就往我們敝塾中來我也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秦鍾道
家父前日也曾提起這裡的義學到好原要來和這裡的親翁商
議引進因這裡事忙不便為這點小事來聒煩寶叔若度小姪可
以磨墨滌硯何不速二作成又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
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寶玉道放心咱們回來
先告訴你姐夫姐二和璉二嫂子你今日回家就稟明令尊我回

去再稟明家祖母再無不速成的二人計議那天已是掌燈時候了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筭賬時又是尤氏婆媳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晚飯畢因天黑了尤氏說先派兩個小子送了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了出去半日秦鐘告辭起身尤氏問派了誰送去媳婦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說道偏又派他作什麼放着這些小子們那一個派不的偏要惹他去鳳姐道我成日家說你太軟弱縱的家人這樣還了得呢尤氏嘆道難道你不知這焦大連老爺都不理他的你大哥也不理他只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出過三四回兵從死堆裡把

太爺背出來得了命自己挨着餓偷了東西給主子吃兩日沒得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喝他自己喝馬尿不過伏着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為他去自己又不顧體面又老了一味的喝酒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說給管事的不要派他差事權當一丁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鳳姐道我何嘗不知道這焦大到底是你們沒主意有這樣的何不打發他遠去庄子上去就完了說着因問我們的車子可齊了衆人應道伺候齊了鳳姐起身告辭和寶玉攜手同行尤氏等送在大廳燈燭輝煌衆小子都在台階下侍立那焦大恃着賈珍不在家即在家亦不好

怎樣更可以恣意洒落：因起着酒興先罵大總管賴大說不公道欺軟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別人像這樣黑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着我了沒良心的王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一想焦大太爺蹺起一隻腳來比你的頭還高呢二十年頭裡你焦大太爺眼裡有誰別說你們這一起王八羔子雜種正罵的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來衆人喝他不听賈蓉便忍不住便罵了他兩句使人綑起來等待明日酒醒了問他還尋死不尋死了那焦大那裡把賈蓉放在眼裡又大叫起來赶着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爺：你爹：也

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作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樣家私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還罷了如再說別的俗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鳳姐在車上說與賈蓉以後還不早打發了這沒王法的東西留在這裡豈不是禍害倘或親友知道了咲話俗們這樣人家連個規矩王法都沒有賈蓉答應是衆小子見他太撒野不堪了只得上來幾個揪番細倒拖往馬圈裡去焦大亦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了乱嚷乱叫我要往詞堂裡哭太爺去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樣畜生來每日家偷狗偷鷄爬灰的爬灰養小叔

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咱們胳膊折了在袖子裡藏衆小子見他說出這些沒天理的話來唬的魂飛魄散也不顧別的了便把他細起來用土和馬糞滿：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也都遠：的聞得便都粧听不見寶玉在車上見這般醉鬧到也有趣因向鳳姐道姐：你听他說爬灰的爬灰什麼是爬灰鳳姐立目嗔眉斷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裡混噉你是什麼樣人不說不听見呢到還細問等我回去回了太：看捶你不捶你唬的寶玉連忙央告道好姐：我不敢了鳳姐道這才是呢等回去咱們回了太：打發你學裡念書去是正經下回分解正是

不因俊俏難為友

正為風流願讀書

紅樓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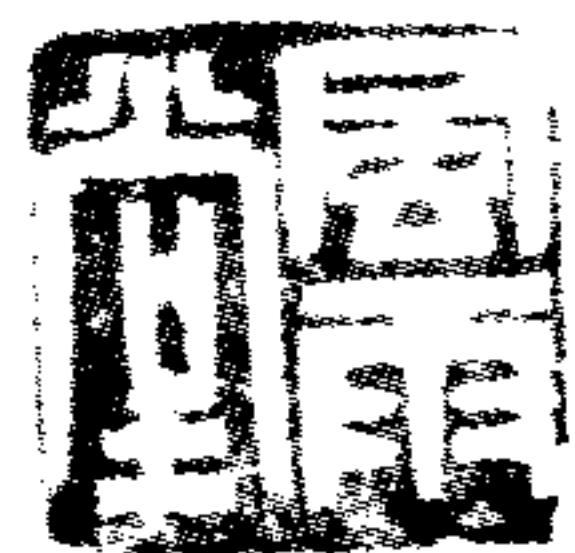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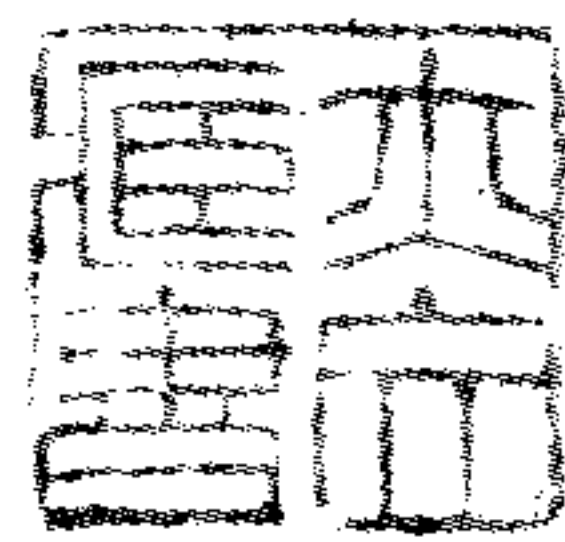
文之

紅樓夢第八回

文瀾酒興奶母討厭

玄擲茶盃公子生嗔

話說鳳姐和寶玉回家寶玉先回明賈母秦鐘要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個伴讀的朋友正好發憤又着寔稱讚秦鐘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憐愛鳳姐又在傍幫着說過日他還來拜見老祖宗呢說得賈母歡喜起來鳳姐趁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年高却極高興至後日尤氏來請遂携了王夫人黛玉寶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回來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見賈母回



來也就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寶玉因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了中覺意欲還去看戲取樂又恐攪得秦氏等不便因想得近日寶釵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望他一望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見他父親寧可遠遠路罷了當下衆嫗丫丫環伺候他換衣裳見他不換乃出二門去了只得跟隨出來只當他去那府中看戲誰知到了穿堂便向東向北繞過廳後而去頂頭遇見了門下請客相公詹光單聘仁走來一見了寶玉便都哄着趕上來一把抱住腰一個携着手齊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作了好夢呢好容易遇見你請了安又問好勞叨半日方纔走開老

嫫：叫住問道你二位是在老爺跟前來的不是二人點頭道在
 夢坡軒小書房裡歇中覺呢不妨事的寶玉听着咲了于是轉灣
 向北奔梨香院來可巧銀庫房總領吳新登與倉上頭目戴良還
 有幾個管事的從賬房出來一見了寶玉趕過來一齊垂手侍立
 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的因多日未見寶玉忙上來打千兒請
 安寶玉携他起來衆人都咲說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得斗方
 兒字法越發好多了早晚賞我們几張貼：寶玉咲道在那里看
 見了衆人道好几處都有都稱讚的了不得還有人和我們尋呢
 寶玉咲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么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

面前走衆人待他過去方各自散了寶玉來在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媽房中正打点針線與了頭們呢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一把拉了他懷內咲道這麼冷天我的兒難為你想着來快上炕來坐着罷命人到滾滾的茶來寶玉問哥：不在家嗎薛姨媽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曠不了那里肯在家一日寶玉道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着打發人來瞧他：在裡間呢你進去瞧他去裡間比這屋里暖和那里坐着等我收拾：就進去和你說話兒寶玉忙下了炕來至裡間門前吊着半舊的紅絢軟簾掀簾進去見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繞着漆黑油光

的髻兒穿着米色褐子綿襖玫瑰紫二色金眼鼠坎肩褂蔥黃綾裙一色半新不舊看來不覺奢華唇不点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寶玉一面看一面問姐：可大愈了寶釵抬頭見寶玉進來連忙起身含笑答道已經大好了多謝記星着說着讓他在炕沿上坐了忙命鶯兒斟茶來一面又問老太：姨媽安姊妹們都好看寶玉頭上戴着纍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身穿秋香色坐蟒白狐肱箭袖袍腰繫五色蝴蝶赤金絛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那落草時啣下來的寶玉寶釵因笑道成日家說你

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鑑，我今兒到要瞧瞧，說着便靠近前來寶玉亦湊上去從項上摘下來遞與寶釵手內寶釵托在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朝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着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峯下的那塊補天剩石的幻像後人有詩嘲曰

女媧煉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幽靈真境界幻來權就假皮囊那知運敗金無彩堪嘆時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無非公子與紅粧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像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畫於後但其真體最小纔能從小兒口內啣下來今按其形式繪於後

正

通靈

莫失莫忘

面

寶仙壽恒昌

反

一除邪崇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寶釵看畢又從新翻過正面來看口內念到莫失莫忘仙壽恒昌
念了兩遍回頭又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倒茶在這里發戆作什麼
鶯兒笑道我听這兩句話到像和姑娘項圈上的話是一樣兒寶
玉听了忙咲說道原來姐：那項圈上也有八箇字我也賞鑒賞
鑑寶釵道別信他的話沒有什麼字寶玉咲央道姐：你怎麼瞧
我的呢寶釵被纏不過說也是人家給了兩句吉利話兒所以鐫
在金上了叫天：帶着不然沉甸：的有什麼趣兒一面說一面

解了排扣從裡大紅襖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綖絡掏下
來寶玉忙托了鎖細看一面有四個篆字共成兩句吉識正面是
不離不棄那面是芳齡永繼寶玉看了也念兩遍又念：自己的
因咲說道姐：這八箇字真與我的是一對兒鶯兒咲道是個癩
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鑿在金器上寶釵不待說完便催他快去倒
茶寶玉此時與寶釵就近只聞得一陣：涼森：甜絲：的幽香
竟不知從何處來的遂問姐：薰得是什麼香我竟從未聞見過
這味寶釵道我最怕薰香好：的衣服薰的怪烟燎氣寶玉道既
如此這是什麼香寶釵想了一想咲道是了是我早起吃的丸藥

的香氣未散呢寶玉道什麼丸藥這麼好聞好姐：給我一丸嘗嘗寶釵笑道又混鬧了一個藥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外邊人說林姑娘來了黛玉走進來一見了寶玉便笑道噯哟我來的不巧了寶玉忙起身讓坐寶釵因笑道這是怎麼說黛玉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我更不解這意黛玉笑道要來時一羣都來要不來一個也不來今兒他來了明兒我再來如此間錯開了豈不天：有人來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熱鬧了姐：如何不解這意思寶玉因見他外罩着大紅羽緞對衿褂子問下雪麼地下婆子答應下了這半日雪珠兒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

來不曾黛玉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談去了寶玉道我多早晚說
 去了不過拿來預脩着寶玉的奶娘李嫫：回說道天又下雪也
 好早晚的了就在這里同姐：妹：一處頑：罷姨媽那里擺茶
 菓子呢我叫了頭去取了斗篷來說給小么兒們散了罷寶玉應
 允薛姨媽擺了几樣細巧茶菓與他們吃茶寶玉因誇前日在那
 府里珍大嫂子好鵝掌鴨信薛姨媽听了忙命把自己糟的取來
 與他嘗：寶玉笑道這箇湏得就酒吃纔好薛姨媽便命人取了
 上等的酒來李嫫：便上來道姨太：酒到罷了寶玉咲央道媽
 媽我吃一鐘李嫫：道不中用當着老太：太：那怕吃一蟬呢

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子不知是那一個沒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兒不管別人死活給了你一口酒吃葬送了我挨了兩日的罵姨太：不知道他的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興了又儘着他吃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吃酒我何苦白陪在裡頭挨罵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管放心吃你的酒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問時有我呢一面命小環來讓你奶：們去吃一盃糖：雪氣李嫫：只得和衆人且去吃酒這裡寶玉又說不必盪熱了我只管吃冷的薛姨媽忙道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戰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傍搜的難

道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以五臟去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快別吃那冷的呢寶玉听這話說的有理便放下冷的命人盪來方飲黛玉噙着瓜子只抵着嘴咲可巧小了頭雪雁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黛玉含咲問他誰教你送來的難為他費心那裡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鵲姐：怕姑娘冷使我送來的黛玉接來抱在懷中咲道也虧你到听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傍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他比聖旨還尊些寶玉知是黛玉藉此發落他的也無回護之詞嘻嘻的咲兩陣罷了寶釵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睬他薛姨媽

道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星着你到不好黛玉笑道
 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這裡倘或在別人家裏人家豈不惱就
 看的人家連箇手爐也沒有巴：的從家裡送箇來不說了頭們
 小心太過還只當我是素日這等狂慣了呢薛姨媽道你是個多
 心的人有這樣想我就沒這心說話時寶玉已是三杯過去了李
 媽：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時和寶釵們說：咲：
 的那肯不吃只得屈言央告好媽：我再吃兩鐘就不吃了李媽
 道你可仔細老爺今兒在家呢提防問你的書寶玉一聞此話
 便心中大不自在慢：放下酒盃垂了頭黛玉先忙的说別掃大

家的性舅；若叫你只說姨媽留着呢這個嫫；他吃了酒又拿我們來醒脾了一面俏推寶玉使他賭氣一面俏：咕嚕說別理那老貨咱們只管樂咱們的李嫫；也素知黛玉的說道林姐兒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到勸；他只怕他還听些黛玉冷笑道我為什麼助他也不犯着勸他你這嫫；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這裡就多吃一點兒料也不妨事你必要管他想是怕姨媽這裡慣了他李嫫；又是急又是咲說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尖你這箇算什麼薛姨媽又說別怕別怕我的兒來了這裡沒好東西給你吃別罷這点子東西唬

的存在心裡到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都有我呢索性吃了晚飯去便醉了就跟着我睡罷再盪熱酒來姨媽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罷寶玉方又鼓起興來李嫺：因吩咐小了頭子們在這裡小心着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的回姨太：別由着他性兒多給他吃說畢便去了這裡雖還有兩三個婆娘都是不閑痛癢的見李嫺：去了都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下兩個小了頭子落得討寶玉的歡喜薛姨媽千哄萬哄的只容他又吃了几杯就忙叫收過了做了酸筍鷄皮湯來寶玉痛喝了兩碗湯吃了半碗碧粳粥薛林二女也吃完了飯釀：的斟上茶來吃了薛姨媽放了心

了了頭們吃完了飯進來伺候黛玉因問寶玉道你走不走寶玉也斜頭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黛玉道咱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還不知那邊怎麼找咱們呢說着二人告辭了了頭忙捧過斗篷來寶玉便把頭畧低一低命他戴上那了頭便把這大紅猩：黏斗篷一抖才往寶玉頭上一戴寶玉便說罷：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道沒見過別人戴過的讓我自己戴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囉嗦什麼過來我瞧：罷寶玉忙就進前來黛玉用手整理輕：籠住束髮冠將笠沿拽在抹額之上那一顆桼桃大的絳絨簪纓挑起顫巍：露于笠外整理以畢端相了端相說

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寶玉听了方要了斗篷披上薛姨媽道跟你們的媽；都還沒來呢且畧等；不好寶玉道我們到去等他們有了頭們跟着也穀了薛姨媽不放心到底命兩個婦人送去二人道了擾一經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處來更加歡喜因見寶玉吃了酒遂命他自回房中去歇息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着忽想起跟寶玉的人來問李奶子怎麼不見衆人不敢直說家去只說纔進來的想是有事出去了寶玉跟蹌回顧道他比老太；還受用呢問他作什麼沒有他只怕我還多活兩天說着來至自己臥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

咲說好：兒的叫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箇字丟下
 筆就走了哄的我們等了一日快來給我寫完這些墨才罷呢寶
 玉忽然想起早起事來因咲道我寫得那三箇字在那里呢晴雯
 咲道這箇人可醉了你頭先過那府裡去就囑咐我貼在這門斗
 上這會子又這麼問我生怕別人貼壞了我親自爬高上梯的貼
 這會子還凍的手僵冷的呢寶玉咲道我忘了你的手冷我替你
 握着便携了晴雯的手仰首看那斗方上的字黛玉進來寶玉咲
 道好妹：你別撒謊你說這三箇字那一箇好黛玉看裡間門斗
 上貼了絳芸軒三箇字黛玉咲道箇：都好怎麼寫得這麼好了

明兒也替我寫一箇匾寶玉。又道又哄我了。又問襲人姐：「呢晴雯向裡間炕上努嘴兒只見襲人睡在那里寶玉道好太睡早了些。今兒我在那府裡吃早飯有一碟豆腐皮的包子我想着你愛吃和珍大奶：說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過來的你可吃了晴雯道快別提一送了來我就知道是我的偏我纔吃了飯就擱在那裡後來李媽：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吃了拿來給我孫子吃罷他就叫人拿了家去了接着茜雪捧上茶來寶玉讓林妹：吃茶衆人笑說林妹：早走了還讓呢寶玉吃了半碗茶忽又想起早起的茶來問茜雪道早起斟了一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是三四

次後才出色的這會子怎麼又斟了這箇茶來茜雪道我原留着的那會子李奶：來了他要嘗：就給他吃了寶玉听了將手中茶杯順手往地下一擲喀唧一聲打了個粉碎潑了茜雪一裙子茶跳起來問着茜雪道是你那門子的奶：你們這麼孝敬他不過仗着我小時候吃過他几日奶罷了如今逞的他比祖宗還大了如今我又不吃奶了白：的養活祖宗作什麼攆了出去大家乾淨說着便要立刻回賈母原來襲人寔未睡着不過故意粧睡引寶玉來誑他頑耍先听他說包子等事還可以不必起來後來摔了茶盅動了氣連忙起來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來問是怎

麼了襲人忙道我才倒茶被雪滑到了失手砸了茶鐘一面又安慰寶玉道你立意要攆他也好我們也都願意出去不如起勢兒連我們一齊攆了你也不愁沒有好的來伏侍寶玉听了這話方無了言語被襲人等扶至炕上脫了衣服不知口中還說些什麼只覺口齒綿纏眉眼錫澁忙伏侍他睡下襲人伸手從他項下摘了那通靈寶玉來用自己手帕包好搵在褥下次日帶便水不着脖子了寶玉就枕即睡着了他時李奶子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不敢上前再加觸犯悄悄的去打听睡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來就有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相公來拜寶玉忙出去接領進來見賈

母賈母見秦鐘形容標緻舉止溫柔堪陪寶玉讀書心中甚喜便留茶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衆人素愛秦氏今見了秦鐘是這般的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與了一箇荷包並一箇金魁星取文星和會之意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遠或一時寒熱飢飽不便只管住在我這裡不必限定了只和你寶叔在一處別跟着那起不長進的學秦鐘答應了回去稟知他父親這秦業現任營繕司郎中年近七十早從當年無兒女便向養身堂抱了一兒一女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下女兒小名可卿長大時生的形容嫵娜性格風流因素日與賈家有些瓜葛故許與賈蓉

為妻至五旬之上生了秦鐘去歲業師亡故未暇延師正要和親家商議送往他家塾中去可巧遇見了寶玉這箇機會知他家塾中司塾的賈代儒乃當今的老儒秦鐘此去學業料必進益因此甚喜只是官囊羞澁那賈家上：下：都是一雙富貴眼睛容易拿不出手東挪西湊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親自帶了秦鐘來代儒家拜見了然後打听寶玉上學之日好一同入塾下回分解正是

早知日後閑生氣

豈肯今朝錯讀書

紅樓夢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話說秦業父子等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擇日之信原來寶玉急于要和秦鐘相與却顧不得別的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後日一早請秦相公到我這裡會齊了一同前去至是日一早寶玉起身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包好收拾的停停當當的坐在炕沿上發悶見寶玉醒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的笑問道好姐：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恠我上學去了你們冷清了不成

襲人笑道這是那裡的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輩子
終久是怎麼着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着書不念時節
想着家些別和他們一處頑鬧碰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說是念志
要強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
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要體量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
衣服我也包好了交出去給小子們了學裡冷好歹想着添換比
不得家裡有人照顧手爐腳爐的炭也交出去了你可叫他們添
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寶玉道你放心
出外頭去我自己都會調停你們可也別悶死在這屋裡長和林

妹：去一處頑笑纔好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寶玉且又囑咐了晴雯麝月等几句方來見賈母王夫夫又出來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的早正與清客們閑談見寶玉進來請安說上學去賈政冷笑道你再提上學兩字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經仔細站職了我這地靠職了我這門衆相公都起身笑道老翁何必又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三二年即可顯身成名了斷不似往日仍作小兒之態的天也將飯食時了世兄竟快請罷說着便有二個年老的攜了寶玉出去賈政問跟寶玉的是誰外面答應了兩聲早進了三四個大漢打

千請安賈政看見寶玉奶母之子李貴因問他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到念了些流言混話在肚子裡學了些精微淘氣等我閑一閑兒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算賬唬的李貴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碰頭有聲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詩經第三本什麼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堂開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那惜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偷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裡太爺的安就說我說了什麼詩經古文一槩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語方退了出去

此時寶玉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忙：走了李貴等便一面揮衣服說哥兒可聽見了不曾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奴才跟主子賺些體面我們這些奴才白陪着挨打受罵的從此已後也可憐些兒纔好寶玉道好哥：你別委屈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好祖宗誰叫你只听些話兒就是了說着又至賈母處秦鐘已早起等候多時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兒呢于是二人同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來辭黛玉彼時黛玉纔在窓下對鏡理粧听了寶玉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是要蟾宮拆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寶玉道好妹：等我下了學再吃晚飯胭脂膏子也等我回

來再製勞叨了半日方去了黛玉忙又叫住說道怎麼你不去辭
 辭你寶姐去寶玉笑而不答就去了原來這賈家義學離此也
 不甚遠本係始祖所立恐族中人有貧窮不能延師者即入學肄
 業凡族中有官爵之人皆按俸之多寡幫助學中之費公舉年高
 有德之人為塾長端為訓課子弟寶秦二人都互相拜過讀起書
 來自此二人同來同往同起同坐愈加親密又兼賈母愛惜也時
 常留下秦鐘住上三天五夜合自家的重孫一般疼愛因見秦鐘
 家中不甚寬裕又助些衣履等物不上一月秦鐘在榮府便慣熟
 了寶玉本是個不安分守理的人一味的隨心所欲因此又發了

癖性又向秦鐘說道咱們兩個人一樣年紀況又同窓以後不必
 論叔姪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鐘不肯當不的寶玉不從
 只叫他兄弟呼他的表字鯨卿他也只得混着乱叫起來這學中
 雖都是本族人口與些親戚的子弟俗語說的好一龍生九種種
 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龍蛇混雜有下流人物在內自寶秦二人
 來了都生的花朵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鐘胸脾溫柔未語先面紅
 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
 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因此二人又這般親密也怨不得那些同
 窓人起了嫌疑之念背地裡你言我語詬誶淫詠布滿書房內外

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之中廣有青年子弟便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說上學來讀書不過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白送些束修禮物與賈代儒却不曾有一些進益只圖交結些契弟誰想這學內就有好幾個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子穿吃被他哄上手的更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亦不知是那房的親眷亦未考其真名姓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滿學中送了他兩箇外號一號香伶一號玉愛雖都竊慕有將不利孺子之心只是都惧薛蟠威勢不敢沾惹寶秦二人見了他兩個也不免繾綣亦因係薛蟠的相交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也是一般留情四人心內雖有

情意只未發出每日四處各坐却八目勾留或設言托意或咏桑
 寓柳遙以心照外面目為避人眼目不意偏又有幾個滑賊看出
 形景來都背地擠眼弄眉或咳嗽揚聲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代儒
 有事早已回家去了留下一句七言的對聯命學生們對將學中
 之事命賈瑞掌管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來學中應卯因此秦鐘起
 此和香怜擠眉弄眼使暗號二人假粧出恭走至後院說貼已話
 兒秦鐘問他家裡大人管着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完只听背後
 咳嗽一聲二人唬的忙回顧時原來是金榮香怜本有些性急便
 羞惱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道

許你說話不許我咳嗽不成你們有話不明說許你這樣鬼：崇
崇的幹什麼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麼先得讓我抽箇頭兒
俗們一聲不言語不然大家就憤起來二人急的臉飛紅的道你
拿住什麼來金榮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着就拍手笑嚷道貼
的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箇吃去二人又氣又急忙進來向賈瑞
前告說金榮無故欺負我們兩個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無行止
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人請他後又附助着薛蟠圖些油
水一任薛蟠橫行埧道他不但去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那
薛蟠本是浮萍心性近來又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丟在一邊

就連金榮亦是當日好朋友自有了香玉二人見棄于他薛蟠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携幫襯之人不說薛蟠得新棄舊只怨香玉二人在薛蟠前提攜因此賈瑞金榮一千人正在醋妒他兩個今見秦鐘香伶二人來告金榮賈瑞更不自在雖不敢呵叱秦鐘却拿着香伶作法說他多事着寔搶駁了几句香伶反討了沒趣連秦鐘也起：的金榮越發得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聽見了二人隔坐咕：唧：的角起口來金榮一口咬定說方纔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子裡親嘴摸屁股又商議一對一會擷草棍兒抽長短誰的長誰先來只

顧得意亂說却不防早又觸怒一個你道這個是誰名喚賈薈亦係寧府正派父母早亡從小跟着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還生的風流俊俏他弟兄二人最相親厚常相共處寧府中那些不得志的奴才端能造言誹謗主人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要解嫌疑分與房舍命賈薈另住這賈薈外相既美內性又慧應名上學亦不過虛掩耳目仍是鬪鷄走狗賞花玩柳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援助族中誰敢觸逆他他既合賈蓉好今見人欺負秦鐘如何肯依自己要打報不平又想着金榮賈瑞一般人都

是薛大叔的相知素日又與薛大叔相好他們告訴老薛我們豈

不傷臉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可止息口言又不傷了臉面也粧作出小恭來至外面把跟寶玉的茗烟喚來如此這般調撥他几句這茗烟是寶玉第一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事听賈薈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鐘連他爺都干連在內不給箇知道下次越狂縱難制了這茗烟是無故就要欺壓人的今得了這個信又有賈薈助着便一頭進來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你是個什麼東西賈薈躁：靴子整：衣服故意看了看日頭影兒說道是時候了遂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賈瑞不敢扭他隨他去了這裡茗烟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操屁股不操管你執把相干橫豎沒操你

爹你是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唬的滿學堂裡學生都怔怔的看着賈瑞賈瑞忙吆喝茗烟不許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只合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鐘忽從腦後嚶的一聲一方硯瓦飛來幸未打着却又打在賈茵賈蘭的座上這賈茵亦係榮府近派與賈蘭最好所以二人同座年紀雖小性氣極大他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飛硯來打茗烟偏沒打着落在他的案上將箇磁硯水盛兒打箇粉碎濺了一書墨水賈茵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攬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抓起硯來要飛賈蘭是個省事的忙按住勸道好兄弟不與咱們相干賈

茵如何忍得早又抓起裝書的木匣子來照着那邊掄了去終是身小力薄掄不遠剛到寶玉桌上就落下來喀唧：書本紙片筆墨等物揚了一桌子把桌上的茶碗也砸碎茶也流了賈茵便跳出來要揪打那個飛硯的人金榮此時隨手抓了根毛竹大板地狹人多那裡經的舞動長板茗烟早吃了一下乱嚷道你們還不來動手麼那三個小子一齊乱嚷好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丙掇起一根門門來掃紅鋤葯都是馬鞭子蜂湧而來賈瑞急的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個誰肯听他話衆頑童有起勢幫着打太平拳的也有藏在一邊的也有立在桌上拍着手兒乱笑喝着聲兒

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外邊李貴等幾個大家人所見裡面作反
 起來忙都進來喝住問是何故衆聲不一李貴且喝罵茗烟等四
 人一頓攆了出去秦鐘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
 寶玉正拿着褂衿替他揉呢見喝住衆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
 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按禮來告訴瑞大
 爺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听着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人家打我
 們茗烟見人欺負我他豈有不為我的他們大夥打了茗烟一頓
 連秦相公的頭都打破了這還在這裡念什麼書李貴勸道哥兒
 別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這會子又為這点子的事又聒噪他去

倒顯的咱們沒禮的是的依我的主意那裡的事情那裡了結這都是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裡你老人家就是這學裡的頭腦了衆人看你行事衆人有了不是諛打的打諛罰的罰如何等閒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道我吆喝着都不听李貴道不怕大爺惱素日你老人家到底不正所以這些兄弟侄兒才不听就鬧到太爺跟前連你也脫不過還不快作主意撕攞開了罷寶玉道撕攞什麼我誓必回去的秦鐘哭道有金榮我不在這裡念書的寶玉道這為什麼難道有人家來的咱們到來不的了等我回明白了攆了金榮去又問金榮是那一房的親戚李貴想一想要道

也不用問了若說起那一房的親戚更傷了弟兄們的和氣茗烟在窗外道他是東衙裡璜大奶的姪兒那是什麼硬掙伏腰眼子的也來唬我們你那姑娘只會打旋麼兒給我們璉二奶跪着借當頭我眼裡看不起他那樣主子奶李貴斷喝道偏這小禽的知道了有這許多蛆嚼寶玉道我只當是誰的親戚原來是璜嫂子的姪兒我就去問他來說着便要走叫茗烟進來包書茗烟進來包着書又得意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等我到他家就說老太有話問他僱上一輛車拉進去當着老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我好不好先搥了你然後回老爺太

太就說寶玉全是你調唆的我這裡好容易勸哄的好了一半你又來生个法子你鬧了學堂不說變法兒壓息了纔是到往大裡套茗烟方不敢作聲了此時賈瑞也生恐鬧大了只得委屈着來央告秦鐘寶玉二人起先不肯後來寶玉說不回太爺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禁不得賈瑞來逼他去賠不是李貴等又說原是你起的事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強不過只得與秦鐘作了揖寶玉不依定要他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麼了局金榮不得已只得又向秦鐘作了一揖寶玉還不依必定要磕頭賈瑞又悄悄的勸金榮說

俗語說的好殺人不過頭点地既惹出事來少不得下点氣兒磕个頭就完了金榮無奈只得與寶玉秦鐘磕頭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重又兼賈瑞勒令賠了不是給秦鐘磕了頭
寶玉方才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回道家中越想越氣說秦
鐘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
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和他好他就目中無人他既是這就談
幹些正經事人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祟：的只當人
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拘搭人偏：的撞在我眼睛裡就

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因聽見他咕：唧：的說因問道你又要多什麼鬧事姑好容易我望你姑娘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西府裡的璉二奶：跟前說了你纔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咱們家還有力量的請的起先生況且人家學裡茶也是現成的飯也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那裡念書家裡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一件新鮮衣服再者不是因你往那裡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一年不給一年的這二年也幫了咱們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這個學房再要我這麼个地方我告訴你罷比登天還難呢你

給我老：寔：的頑一會睡你的覺去好多着呢于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他自睡了次日仍舊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聘給的賈家玉字輩的枝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裡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着些小：產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去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兒並尤氏所以鳳姐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方能度日却說這日賈璜之妻金氏因天氣晴明又值家中沒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裡瞧瞧那胡氏閒話之間將那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璜大奶奶：不听則已听了一時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鐘

小牒子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都別特勢利了況且都做的是什麼有臉的好事就是寶玉也犯不着相他到這個田地等我去到東府瞧：我們珍大奶：再向秦鐘他姐：說：叫他評：這個理這金榮的母親听了這話急的了不得忙說道這都是我的嘴快告訴了姑娘求姑奶：快別去說去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起來怎麼在那裡站得住若站不住家裡不但不能請先生反道在他身上添出些嚼用來呢璜大奶：听了說道那裡管的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麼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就坐上往寧府裡來到了寧府進了車

門到了東邊小角門前下了車見了賈珍尤氏也未敢氣高殷勤：叙過寒溫說了些閑話方問道今日怎麼沒見蓉大奶奶：尤氏道他這些日子不知道怎麼着經期有兩箇多月沒來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前兩日到了下半天就懶待動話也懶待說眼神也發眩我說你且不必拘禮早晚不必上來你竟好生養罷就是有親戚一家兒來有我呢就有長輩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捐他不許招他生氣叫他靜養：就好了他要想什麼吃只管到我這里來取倘或這裡沒有只管往你璉二嫂子那裡要去倘或他有和好歹你再要娶這麼

一個媳婦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情性兒打着燈籠也沒地方找去他這為人行事那個親戚那個一家的長輩不喜歡他所以我這兩日好不煩心焦的我了不得偏今兒早辰他兄弟來瞧他誰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身上不大爽快就有事也不當告訴他別說這麼一點子小事就是受了一萬分委屈也不該向他說纔是誰知他們昨日學房裡打架不知那裡附學來的一个人欺負了他了裡頭還有些不乾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嬌子你是知道那媳婦子雖是個有說有笑會行事兒他可心細心又重不拘聽見个什麼話兒都要度量个三五日才罷這病

就是打這個秉性上頭思慮出來的今兒聽見有人欺負了他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起混漲狐朋狗友的扯事般非吵鬧他听了這事索性今日連早飯也沒吃我听見了我方到他那裡安慰了他一會子勸了他兄弟一會子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裡找寶玉去了我纔瞧着他吃了半盞燕窩湯我才過來了嬌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且如今又沒個好大夫我想到他這病上心裡到像針扎是的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金氏听了這半日話把方才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唬的爪窪國去了听見尤氏問他有知道的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

們這麼听着寔在也無見人說有個好大夫如今听起大奶：這
个病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到別叫人混治倘或認錯這可了
不得的尤氏道可不是呢正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
便向尤氏問道這不是璜大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
珍說道讓這大妹：吃了飯去賈珍說着就過那屋裡去了金氏
此來原要向秦氏說秦鍾欺負了他姪兒的事听見秦氏病不但
不能說亦且不敢提了況且賈珍尤氏又待的很好反轉怒為喜
的又說了會子話兒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
道今日他來有什麼說的事情麼尤氏道到沒有說什麼一進來

的時候臉上到像有些着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這病他到漸：氣色平靜了你又叫讓他吃飯他聽見媳婦這麼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說了几句閑話兒就去了到沒有求什麼事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到那裡尋個好大夫來給他瞧瞧：要緊可別耽誤了現今咱家走的這些大夫那裡要得一個：都是听着人的口氣兒人怎麼說他也添几句文話兒說一遍可到殷勤的狠三四人一日輪流着到四五遍來看脉他們大家商量着立个方子吃了也不見効一日換四五遍衣服坐起來見大夫其寔與病人無益賈珍說道可是呢這孩子也糊塗何必

脫：換：的倘或着了涼又添一層病那還了得衣裳任憑是什麼好的可又值什麼呢孩子身子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麼我正來告訴你方才馮子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不樂之色問我是怎麼了我才告訴他說媳婦忽然身子有好大的不爽快因為不得個好太醫斷不出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碍無妨碍所以我這兩日心裡着寔着急馮子英因說起他有個幼時從學的先生姓張名友士學問最淵博的更兼醫理極深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來給他兒子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這麼看來竟是合該媳婦的病在他手裡除災亦未可知我即刻拿

我的名帖請去了今日倘或天晚了不能來想來一定明日來況且馮子英又即刻回家親自去求他務必叫他來瞧：等他瞧了再說罷尤氏聽說心中甚喜因說後日是太爺的壽日到底怎麼辦賈珍說我方才到了太爺那裡去請安兼請來家受一受一家子的禮太爺回說道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願意往你們那是非場中去鬧去你們說必定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衆人些禮莫過你把我從前註的陰騭文你給我叫人好：寫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還強百倍呢倘或後日這一家子要來你就在家裡好：款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你

後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後日你要來又跟隨多少人來鬧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來升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人叫了賈蓉來吩咐來昇照舊例預備兩日的筵席要豐：盛：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裡請老太：太：二太：和你璉二孀子來曠：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個好大夫業已打發人請去了想必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告訴他賈蓉一答應着出去了正遇見方才往馮子英家請那張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因回道奴才剛才到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的名帖請那

張先生那先生說道方才這裡大爺也向我說了他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才回到家此時精神寔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脉他說等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他醫學淺薄本不當此重薦因我們馮大爺合府上的大人既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名帖着寔不敢當仍叫奴才拿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罷賈蓉復轉身回去回了賈珍尤氏話方出來叫了來昇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來昇听畢自去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人回道昨日請的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承馮大爺示

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得通醫學小弟不勝欽仰之至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本知見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寔學倍增顏汗賈珍道先生何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于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賈蓉居室見了秦氏向賈蓉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內病症說一說再看脉如何張先生道依小弟的意思就先看脉再說的為是我是初造尊府的也曉不得什麼但是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待小弟看了脉息看說的是也不是再將這

些日子的病講一講大家斟酌个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爺再定奪賈蓉道先生寔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先看一看脉息可治不可治以便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婦們捧過大迎手來一面給秦氏拉着袖口露出脉來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調息至數寧神細盼有半刻工夫方換過左手亦復如是盼畢脉息說道我們外邊坐罷賈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邊房裡床上坐下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於是陪先生吃了茶遂問道先生看這脉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這脉息左寸沉數左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虛而無神其左寸

沉數者乃以氣虛而生火左關沉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虛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剋制心氣虛而生火應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滯者必然脅下疼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剋制者必然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這脉息應當有這些症候纔對或以這個脉為喜脉則小弟不敢從其教也傍邊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的如神到不用告訴了如今我們家裡現有好几位太醫老爺瞧看呢都不能說這麼真却有

一位說是喜有一位說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那位說怕冬至總沒
 有個真話兒求老爺明白指示：：那先生說道大奶：這個症
 候可是那衆位耽擱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日期就用藥治起來不
 但斷無今日之患而且此時已痊愈了如今既是把病拖到這個
 地位也是應有此災依我看來這病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的藥
 看若夜間睡的着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據我看這脉息大
 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聰明特遇則不如意的事常
 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特旺經血
 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從前經行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

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日都長過先生听了道妙阿這就是病源了從先若能以養心調血之藥服之何至于此這如今顯出一個水虧木旺的虛症候來待用藥看：于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看

益氣養榮和肝湯

人參二錢 白朮六錢 雲苓三錢 熟地四錢 歸身二錢 白芍二錢 川芎錢半 黃芪三錢
製香附米二錢 醋紫胡八分 淮山藥二錢 真阿膠二錢 延胡索錢半 炙甘草八分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紅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狠還要請教先生這病于性命終久有妨無

妨先生嘆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總是過了春分就可痊愈了賈蓉也是個聰明人也不往下問了于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葯方子並脉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并尤氏尤氏向賈珍說道從來大夫不像他說的這麼通快想必用的葯也不錯賈珍道人家原不是混飯吃久慣行醫的人因為馮子英與我們相好他好容易求了他來了既有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觔好的罷賈蓉听畢話方出來叫人打葯去

煎給秦氏吃了吃了此葯病勢如何下回分解

责任编辑：徐蜀

封面设计：边靖

内文设计：九雅工作室

ISBN 7-5013-3355-6



ISBN 7-5013-3355-6/K·1418

定价：38.00 圆

殘本仁松夢余於民廿五年得自沪市地攤書
作存十回原訂二冊置之行篋忽忽十餘載矣今夏
整理書籍以其殘破太甚觸手即裂爰親自觀
補訂成四冊因回檢一過覺與他本相異之處甚
多即與藏本脂本亦有出入之處他日有暇當細
加詳校也

民廿七年初夏有金蓮藏於虎亭